

正治眼藏

三之上
三之下

C40
4514
(161)

C40-4514

丁翁正壯請大德
家書置武州紫雲山
我微笑塔院道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正法眼藏卷第三之上

徑山大慧禪師宗杲集并著語

後學普善庵沙門慧悅校刻

六祖謂衆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
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
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
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
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彼相中不生憎愛亦
無取捨不念別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

正法眼藏
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溥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

清原和尚問石頭。汝從甚麼處來。曰。曹溪原。乃拈拂子曰。曹溪還有遮箇麼。曰。非。但曹溪西天亦無。曰。子莫曾到西天否。曰。若到。卽有也。曰。未。在。更道。

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某甲。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

水平和尚初參洛浦。遂問如何。是一漚未發已前。事浦云。移舟。諸水脉舉棹。別波瀾平。不契。次參盤龍。亦如前問。龍云。移舟不別水。舉棹卽迷源。平因此悟入。雲峯悅云。水平若於洛浦。言下會去。猶較些子。可惜。許向盤龍。死水裏淹殺。後有問如何。是水平對云。不勞斤斧。果然只在遮裏。諸禪德大凡發足。超方也。須甄別邪正。識辨真偽。帶些眼筋。始

語亦能瞞人眼亦能開人眼

杖示衆云我若拈起汝便向未拈起時作道理若不拈起汝便向拈起時作主宰且道老僧爲人在甚處時有僧出云不敢妄生節目曰也知闍梨不分外僧云低低處平之有餘高處觀之不足曰節目上更生節目僧無語生曰掩鼻偷香空遭罪犯

仰山和尚到東寺寺問汝是甚麼處人曰廣南人

寺曰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是否曰是寺曰此珠如何曰黑月卽隱白月卽現寺曰還將得來也無曰將得來寺曰何不呈似老僧看山义手近前曰昨到瀉山亦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寺曰汝真瀉山之子善能哮吼譬如螻蛄蟲於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叫土曠人稀相逢者少

百丈再參馬祖侍立次祖以目視禪牀角拂子丈曰卽此用離處用祖曰你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

人丈取拂子豎起祖曰卽此用離此用丈挂拂子
舊處祖振威一喝百丈直得三日耳聾汾州云悟
去便休更說甚麼三日耳聾石門云若不三日耳
聾何得悟去汾州云我與麼道較佗石門半月程
東林總云當言不避截舌當鑪不避火逆佛法豈
可曲順人情東林今日向驪龍窟內爭珠去也百
丈大智不無佗三日耳聾汾州石門爭兔箇二俱
瞎漢只遮三老還曾悟去也無良久云祖禰不了
殃及兒孫又汾陽頌云每因無事侍師前師指繩

牀角上懸舉放却歸本位立分明一喝至今傳真
淨頌云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
一喝雙耳聾那吒眼開黃檗面

僧問睦州一氣還轉得一大藏也無州云有甚罣
礙衲子快下將來

妙喜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泐潭英和尚示衆舉南泉歸宗麻谷三人同去禮
拜忠國師到中路南泉於地上畫一圓相云道得
卽去道不得卽不去歸宗便於圓相中坐麻谷作

正法眼藏卷第三
女人拜南泉云恁麼則不去也歸宗云是甚麼心
行學般若菩薩湏到遮箇田地始得如金盤裏盛
珠不撥而自轉然雖如是只如南泉道與麼則不
去也利害在甚麼處還有人道得麼試出來道看
如無山僧與你下箇注脚良久云不入洪波裏爭
顯美潮人

法昌遇和尚因與南和尚舉程大卿看生緣話昌
曰何不直下與伊勦絕却南云也曾爲蛇畫足是
伊自不瞥地昌曰和尚如何爲佗南云咬盡生薑

啣盡醋昌曰流俗阿師又恁麼去南云和尚意作
麼生昌拈起拂子便打南云遮老漢也是無人情
昌又舉在湖南時曾問興化知有底人向甚麼處
去化云善財拄杖子昌曰我不問善財拄杖子且
道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云或則登山或則渡水
昌曰和尚只解步步登高不解從空放下化云老
僧雖則年邁要且負來機南云和尚當時作麼
生昌曰我錯恠興化南云而今知也且道從甚麼
處去昌曰你問阿誰南云佯聾詐啞作甚麼昌曰

五法眼藏卷之三
雖然如是要且不負來機

盤山和尚云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

妙喜曰千年常住一朝僧

高安本仁和尚示衆云尋常不欲向聲前句後鼓
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時有僧
問如何是聲不是聲曰喚作色得麼云如何是色
不是色曰喚作聲得麼僧作禮仁曰且道爲汝說
答汝話若人辨得有箇入處

趙州和尚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豎起拳頭
州曰水淺不是泊船處便行又到一菴主處曰有
麼有麼主亦豎起拳頭州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
便禮拜姜山慶云趙州只見錐頭利雲居舜云趙
州當時甚生意氣雖然如是要且鼻孔在二菴主
手裏

麻谷問臨濟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濟曰大悲
千手眼作麼生是正眼速道速道谷拽濟下禪牀
却坐濟遂近前云不審谷擬議濟便喝拽下禪牀

却坐谷便出去達觀云諸禪德此二尊宿如此且道怎生今時人總道照用照甚麼盪一切人只解自騎馬去捉賊自持刀去殺賊此二人便能奪賊馬捉賊奪賊刀殺賊雖然如是臨濟雖是得便宜却是落便宜

白雲端和尚示衆云明明知道只是遮箇爲甚麼透不過只爲見人開口時便喚作言句見人閉口時便喚作良久默然又道動轉施爲開言吐氣盡十方世界內無不是自己所以道墮在途中隱隱

猶懷舊日嫌豈不見雲門大師道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舉起手云觀音菩薩將錢來買餠餅放下手云元來却是饅頭又不見山僧在法華時嘗有示衆云無業禪師道一毫頭聖凡情念未盡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大衆直饒一毫頭聖凡情念頓盡亦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瞎漢但恁麼看取參甘贄行者入南泉設粥仍請念誦泉乃白椎云爲狸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密甘贄拂袖便出泉粥後問典座行者在甚處座云當時便去也泉打

破鍋子

妙喜曰心不負人面無慙色

黃龍新和尚示衆云心外無法而法可明法外無心而心可通可通可明心法全宗全其宗則法法皆宗全其心則心心無心心既無心直造其源得其源則現大身而滿虛空中現小身而纖塵不立作麼生是纖塵不立良久云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廣慧璉和尚示衆舉昔日臨濟會裏兩堂首座相見顧視各下一喝便休去諸人且道還有賓主也

無若道有賓主只是箇瞎漢若道無賓主亦是箇瞎漢不有不無萬里崖州若向遮裏道得也好與三十棒若道不得亦與三十棒衲僧家到遮裏作麼生出得山僧圈積去良久云苦哉蝦蟇蚯蚓跳上三十三天撞著須彌山百雜碎遂拈拄杖云一隊無孔鐵鎚速退速退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竹竿頭上耀紅旗

日容遠和尚因齋上座來參遠拊掌三下云猛虎當軒誰是敵者齋曰俊鷁冲天阿誰捉得遠云彼

此難當。僉曰：且休未斷。遮公案遠將拄杖舞歸方丈。僉無語。遠云：死却遮漢。

天衣懷和尚示衆舉古人云：五蘊山頭一段空。同門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人翁。有老宿拈云：既不識他，當初問甚麼人？賃甚麼拈也。大遠在何故？湏知死人路上有活人，出身處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那箇是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那箇是死人路上活人出身處？若點檢得分明，拈却臟脂帽子脫却鶻鼻巾衫。

妙喜曰：天衣古佛美則美矣，善則未善。具眼衲僧試甄別看。

黃檗和尚入厨見飯頭，乃問作甚麼。云：揀衆僧米。曰：一日喫多少。云：二石五斗。曰：莫太多麼。云：猶恐少。在槃便打飯，頭舉似臨濟。濟云：我與汝勘過遮老漢，纔去侍次，檗便舉前話。濟云：飯頭不會請和尚代一轉語，便問莫太多麼。檗曰：何不道來。日更喫一頓。濟云：說甚來。日卽今便喫道了，便掌槃曰：遮風顛漢，又來遮裏捋虎鬚。濟便喝一喝出去。瀉山

山法眼藏 卷三 劫
云養子方知父慈仰山云大似勾賊破家

投子和尚僧問一切聲是佛聲是否曰是云和尚
莫尿沸盥鳴聲投子便打又問麤言及細語皆歸
第一義是否曰是云喚和尚作頭驢得麼投子便
打

妙喜曰賊賊敗也復云且道那箇是草賊那箇
是正賊

五祖演和尚示衆舉陸亘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
有一片石也曾坐也曾臥擬鑄作佛得麼云得陸

曰莫不得麼云不得大衆夫爲善知識須明決擇
爲甚麼佗人道得也道得佗人道不得也道不得
還知南泉落處麼白雲不惜眉毛與汝注破得又
是誰道來不得又是誰道來汝若更不會老僧今
夜爲汝作箇樣子乃舉手云將三界二十八天作
箇佛頭金輪水際作箇佛脚四大洲作箇佛身雖
然作此佛兒子了汝諸人又却在那裏安身立命
大衆還會也未老僧作第二箇樣子去也將東弗
于逮作一箇佛南瞻部洲作一箇佛西瞿耶尼作

一箇佛北鬱單越作一箇佛草木叢林是佛蠢動
含靈是佛既恁麼又喚甚麼作衆生還會也未不
如東弗于逮還佗東弗于逮南瞻部洲還佗南瞻
部洲西瞿耶尼還佗西瞿耶尼北鬱單越還佗北
鬱單越草木叢林還佗草木叢林蠢動含靈還佗
蠢動含靈所以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既恁
麼汝又喚甚麼作佛還會麼忽有箇漢出來道白
雲休寐語大衆記取遮一轉

雲門曰眼睫橫亘十方眉毛上透乾坤下透黃泉

須彌塞却汝咽喉還有人會得麼若有人會得拽
取占波共新羅闍額

妙喜曰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
等咒能除一切苦眞實不虛諸人要識雲門麼
不見道三臺湏是大家催

明招和尚二偈擘開金鎖眼如鈴剔起眉毛頂上
生方稱法王親的子自然天下任橫行師子教兒
迷子訣擬前跳躑早翻身羅紋結角交鋒處鶻眼
臨時失却蹤

正治明辨 卷三十一
蜆子和尚居無定所自印心於洞山混俗闡川常
日沿江岸採掇鰕蜆以充腹暮卽臥東山白馬廟
紙錢中居民目爲蜆子和尚華嚴靜和尚聞之欲
決真僞先潛入紙錢中深夜蜆子歸靜扭住問曰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遠蒼曰神前酒臺盤

鏡清問雪峯只如古德豈不是以心傳心峯曰兼
不立文字語句清曰只如不立文字語句如何傳
授峯良久清禮謝峯曰更問我一轉豈不好曰就
和尚請一轉問頭峯曰只恁麼爲別有商量曰和

尚恁麼卽得峯曰於汝作麼生曰辜負殺人
新羅臥龍和尚僧問如何是大人相曰紫羅帳裏
不垂手云爲甚麼不垂手曰不尊貴問十二時中
如何用心曰猢猻喫毛蟲

白雲藏和尚僧問如何是深深處曰矮子渡深溪
問赤脚時如何曰何不脫却

張拙秀才參石霜霜問先輩何姓曰拙姓張霜曰
覓巧了不可得拙自何來張於言下有省乃述頌
曰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

正法眼藏 卷三
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
真如總是邪隨順衆緣無罣礙涅槃生死是空花
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
僧云是門曰話墮也

妙喜曰驢揀濕處尿

白雲端和尚示衆云昔靈山會上世尊拈花迦葉
微笑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次
第流傳母令斷絕至于今日大衆若是正法眼藏
釋迦老子自無分將箇甚麼分付將箇甚麼流傳

何謂如此況諸人分上各各自有正法眼藏每日
起來是是非非分南分北種種施爲盡是正法眼
藏之光影此眼開時乾坤大地日月星辰森羅萬
象只在面前不見有毫釐之相此眼未開時盡在
諸人眼睛裏今日已開者不在此限有未開者山
僧不惜手爲諸人開此正法眼藏看乃舉手豎兩
指云看看若見得去事同一家若也未然山僧不
免重說偈言諸人法眼藏千聖莫能當爲君通一
線光輝滿大唐須彌走入海六月降嚴霜法華雖

正法眼藏卷三
三
恁道無句得商量大衆既滿口道了爲甚麼却無
句得商量乃喝云分身兩處看

天衣懷和尚示衆云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
而不動作麼生說箇分別底道理老僧試爲分別
看四面是由中間是僧堂佛殿厨庫三門遮裏是
法堂上是天下是地僧是僧俗是俗作麼生說箇
第一義若向遮裏明得去穿取維摩老子鼻孔若
也不會且待阿逸多出世

峻極和尚僧問如何是大修行底人曰擔枷帶鎖

云如何是大作業底人曰修禪入定僧無語極乃
云你問我善善不從惡你問我惡惡不從善所以
道善惡如浮雲起滅俱無處僧於言下契悟後破
竈墮聞云我子會盡諸法無生

妙喜曰爭柰在欄轡前作妄想何

雲居祐和尚示衆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州云庭前栢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云
我不將境示人僧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
前栢樹子奇哉古聖垂一言半句可謂截斷聖凡

門戶直示彌勒眼睛今昔無墜衆中異解多途商量非一埋沒宗旨錯判名言或謂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或謂山河草木物物皆是真心顯現何獨庭前栢樹子乎塵毛瓦礫都是一法界中重重無盡理事圓融或謂庭前栢樹子纔舉便直下薦取敵體全真擬議之間早落塵境湏是當人作用臨機相見或棒或喝或擎起拳頭衣袖一拂遮箇眼目如石火電光相似或謂庭前栢樹子更有甚麼事趙州直下爲人實頭說話饑

來喫飯困卽打眠動轉施爲盡是自家受用如斯見解似粟如麻皆是天魔種族外道邪宗但取識情分別用心取捨強作知見口耳相傳誑惑於人貴圖名利是何業種玷瀆祖風何不遊方徧歷求善知識決擇身心略似箇衲僧古來自宗門師範我佛心宗釋梵諸天拱手敬信三賢十聖罔測其由乃舉拂子云若向遮裏悟去山河大地與汝同參復顧左右云道林爭敢壓良爲賤

僧問雲峯巔山巖崖還有佛法也無峯云有僧云

如何是巖山巖崖佛法曰猢猻倒上樹

妙喜曰若人信受奉行一生參學事畢

琅邪覺和尚示衆云山僧因看華嚴金師子章第九由心回轉善成門又釋曰如一尺之鏡納重重之影象若然者道有也得道無也得道非亦得道是亦得雖然如是更湏知有拄杖頭上一竅若也不會拄杖子穿燈籠入佛殿撞著釋迦磕倒彌勒露柱拊掌呵呵大笑你且道笑箇甚麼以拄杖卓

一下

韶國師問龍牙雄雄之尊爲甚麼近之不得牙曰如火與火曰忽遇水來又作麼生曰道者汝不會次問疎山百匝千重是何人境界山曰左搓芒繩縛鬼子進曰不落古今請師說曰不說曰爲甚麼不說曰箇中不辨有無

雲門和尚示衆云我事不獲已向你諸人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也更欲蹋步向前尋言逐句求覓解會千差萬別廣設問難贏得一場口滑去迢轉遠有甚麼歇時祇此箇事若在言語上三乘十

二分教豈是無言語因甚麼道教外別傳若從學
解機智祇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訶責
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
然如此若是得底人道火不能燒口終日說事未
嘗挂著唇齒未曾道著一字終日著衣喫飯未曾
觸著一粒米挂一縷絲雖然如此猶是門庭之說
須是實得與麼始得若約衲僧門下句裏呈機徒
勞佇思直饒一句下承當得猶是瞌睡漢時有僧
問如何是一句曰舉

妙喜曰瞌睡漢

端師子華亭陞座云靈山師子雲間哮吼佛法無
可商量不如打箇筋斗便跳下座

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何法迦葉
召云阿難阿難應喏迦葉云倒却門前利竿著汾
陽云不問那知五祖戒云露翠巖芝云千年無影
樹今時沒底靴

眞淨和尚示衆云還有問話底麼良久云三十年
美馬騎却被驢撲遂撫膝云直得須彌爇爇海水

騰波三十三天一時退位十八大地獄盡乃停酸
見麼若遮裏見得釋迦拱手彌勒攢眉文殊普賢
與伊作侍者若也不見看我七縱八橫且向葛藤
裏薦取阿呵呵諸高德且道我笑箇甚麼噫我笑
昔日雲門臨濟德山巖頭螢火之光蚊蚋之解一
人道我呵佛罵祖一人道我得末後句一人道黃
檨佛法無多子一人道大覺世尊初生下時一手
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我當初若見
一棒打殺與狗子喫似遮一隊掠虛漢總只一期

無佛處稱尊若是如今喚來一時與伊生按過自
餘之輩放過卽不可豈不聞僧問乾峯云十方薄
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乾峯拈拄
杖畫一畫云在遮裏只如乾峯恁麼曾夢見也未
若是老僧卽不然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
路頭在甚麼處劈脊便棒却問伊路頭在甚麼處
待伊擬開口熱喝出去更有箇雲門折脚老比丘
不分緇素不辨正邪拈扇子云踣跳上三十三天
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似遮

般和泥合水漢糞掃堆裏埋却十箇五箇又有甚
過阿呵呵樂不樂足不足而今幸對山青水綠年
來是事一時休信任身心懶拘束大衆休瞋睡好
瑞巖彦和尚問巖頭如何是本常理巖頭曰動也
曰動時如何頭曰不是本常理彦沈思良久頭曰
肯卽未脫根塵不肯卽永沈生死彦遂領悟後謁
夾山山問甚麼處來曰臥龍來山云來時龍還起
未彥乃顧視之山曰灸瘡上更著艾爇曰和尚又
苦如此作甚麼山便休

妙喜曰若不藍田射石虎幾乎悞殺李將軍

南院問僧汝名甚麼僧云普參院曰忽遇屎橛時
如何僧云不審院便打

羅漢南和尚示衆云諸佛不出世達磨不西來祖
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所以印空也日月沈輝乾
坤黯黑印水也感浪驚濤魚龍喪命印泥也大地
冰消聖凡路絕若是那一印誰敢覷著爭柰諸方
起模畫樣若到羅漢手中直教粉碎

招慶和尚示衆云招慶今夜與諸人一時道却還

正法眼藏 卷之三
委落處麼時有僧出云大衆一時散去還稱師意也無曰好與拄杖僧禮拜慶曰雖有盲龜之意且無曉月之程僧云如何是曉月之程曰此是盲龜之意問如何是沙門行曰非行不行問如何是西來意曰蚊子上鐵牛

德山和尚長講金剛經爲業後聞南方禪宗大興罔措其由遂罷講散徒攜疏鈔南遊先到龍潭纔跨門便問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曰子親到龍潭山乃禮拜而退至夜入室侍

止更深潭曰子何不下去山遂珍重揭簾而出見外面黑却回云外面黑潭乃點紙燭度與山方接次潭便吹滅山於此忽然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箇甚麼便禮拜山云某甲自今已後更不疑著天下老和尚舌頭至來日龍潭上堂云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佗時後日向孤峯頂上止吾道去在山遂取疏鈔於法堂前將一炬火提起云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將疏鈔便燒於是禮辭

鄧隱峯辭馬祖祖曰甚處去云石頭去祖曰石頭路滑云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纔到石頭乃遶禪床一匝振錫一下問是何宗旨頭曰蒼天蒼天峯無語却回舉似馬祖祖曰汝更去見佗道蒼天蒼天汝便噓兩聲峯又去一依前問頭乃噓兩聲峯又無語歸舉似馬祖祖曰向汝道石頭路滑照布衲一夕指半月問溥上座那一片甚麼處去也溥曰莫妄想照曰失却一片也
妙喜曰自起自倒

廣慧璉和尚到首山山問近離甚麼處曰漢上山豎拳云漢上還有遮箇麼曰遮箇是甚麼盃鳴聲山云瞎曰恰是拍一拍便出去

長髭和尚參石頭頭問甚麼處來曰嶺南來頭云大庾嶺頭一鋪功德成就也未曰成就久矣只欠點眼在頭云莫要點眼麼曰便請石頭垂下一足髭便作禮頭云你見箇甚麼便禮拜曰如紅鑪上
一點雪

仰山問南塔老僧何似一頭驢曰佛亦不似云佛

既不似似箇甚麼曰若有所似何異於驢仰山然之

楊岐和尚問僧秋色依依朝離何處僧云去夏在上藍曰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云兩重公案曰謝上座答話僧便喝岐曰那裏學得遮虛頭來云明眼尊宿難謾曰與麼則楊岐隨上座去也僧擬議岐曰念汝鄉人在此放汝三十棒問如何是佛曰堦前喝棒聲

睦州和尚見僧來云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雲峯

悅云作賊人心虛

妙喜曰又添得一箇道了問冲密你道我恁麼道還有過也無密云作賊人心虛妙喜曰三箇也有

道吾真和尚示衆云古人道認著依前還不是實難會土宿領下髭鬚多波斯眼深鼻孔大甚奇恠歛然透過新羅界又示衆云古今日月依舊山河若明得去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若明不得謗斯經故獲罪如是

夾和尚示衆云不知天曉悟不由師龍門躍鱗
不墮漁人之手但意不寄私緣舌不親玄旨正好
知音此名俱生話若向玄旨疑去賺殺闍梨困魚
止灤鈍鳥棲蘆雲水非闍梨闍梨非雲水老僧於
雲水而得自在闍梨又作麼生

睦州和尚示衆云裂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有僧
問如何是裂開曰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真如解
脫卽心卽佛我且與麼道汝又作麼生僧云某甲
不與麼道曰蓋子撲落地揀子成七片雲峯悅云

相罵饒汝接背相唾饒汝潑水

翠巖芝和尚示衆云砂裏無油事可哀翠巖嚼飯
餒嬰孩佗時好惡知端的始覺從前滿面灰

殃崛摩羅因持鉢至一長者門其家婦人正值產
難子母未分長者曰瞿曇弟子汝爲至聖當有何
法能免產難殃崛語長者云我乍入道未知此法
待我回問世尊却來相報及返具陳斯事佛告殃
崛汝速去報言我自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
依佛所說往告長者婦人聞之當時分免

曹山和尚示衆云諸方盡把格則何不與佗道却令佗不疑去雲門在衆出問密密處爲甚麼不知有山曰只爲密密所以不知有門云此人如何親近曰莫向密密處親近云不向密密處親近時如何曰始解親近門云啐啐

妙喜曰濁油更著濕燈心

德山圓明和尚示衆云與麼來者見成公案不與麼來者梁生招箭總不與麼來徐六遇擔板迅速鋒芒猶是鈍漢萬里無雲青天猶在僧問個儻無

差時如何曰繫驢橛云過在甚麼處曰自尿不覺臭云和尚恁麼道卽得曰蜣螂推糞毬問無跡無蹤是甚麼人行履處曰偷牛賊問不歷僧祇獲法身時如何曰也是脾下立問羈羊未挂角時如何曰獵屎狗云挂角後如何曰獵屎狗問如何是古佛路曰道邊神樹子

清涼法眼和尚示衆云出家人但隨時及節便得寒卽寒熱卽熱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古今方便不少不見石頭和尚因看肇論云會萬物爲

已者其惟聖人乎佗家便道聖人無已靡所不已
有一片言語喚作參同契末上云竺土大僊心無
過此語也中間也只隨時說話上座今欲會萬物
爲已去蓋盡大地無一法可見佗又囑人云光陰
莫虛度適來向上座道但隨時及節便得若也違
時失候卽是虛度光陰於非色中作色解上座於
非色中作色解卽是違時失候且道色作非色解
還當不當上座若恁麼會便是沒交涉正是癡狂
兩頭走有甚麼用處上座但守分隨時過

襄州廣德周和尚僧問承教有言阿逸多不斷煩惱
不修禪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此理如何曰鹽
又盡炭又無云鹽盡炭無時如何曰愁人莫向愁
人道道向愁人愁殺人

妙喜曰古人恁麼答話喚作洗脚上船

二祖問達磨諸佛法印可得聞乎曰諸佛法印匪
從人得曰我心未寧乞師安心曰將心來與汝安
曰覓心了不可得曰與汝安心竟芭蕉云金剛與
泥人揩背

香林遠和尚僧問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曰月似
彎弓少雨多風問如何是室內一燈曰三人證龜
成鼈問如何是衲衣下事曰臘月火燒山問魚游
陸地時如何曰發言必有後救僧云却下碧潭時
如何曰頭重尾輕

韶州海禪師初見六祖問卽心卽佛願垂指喻祖
曰前念不生卽心後念不滅卽佛成一切相卽心
離一切相卽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卽
心名慧卽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淨悟此法門

由汝習性用本無生雙修是正海信受以偈贊曰
卽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雙修離諸
物

藥山和尚久不陞堂一日院主白云大眾久思和
尚示誨曰打鐘著時大眾方集定便下座歸方丈
妙喜曰葛藤不少

院主隨後問云和尚許爲大眾說話爲甚麼一言
不措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恠得老僧

妙喜曰笑殺人

西睦和尚上堂有一俗士舉手云和尚便是一頭
驢曰老僧被汝騎士無語後三日再來云某甲三
日前著賊睦拈拄杖趨出

葉縣省和尚一日念和尚問云喚作竹篋則觸不
喚作竹篋則背合喚作甚麼物卽得省於此大悟
遂於手中掣得竹篋拗折擲于階下却云是甚麼
念云瞎省便禮拜因僧請益趙州栢樹子話省曰
我不辭與汝說還信麼云和尚重言爭敢不信曰
汝還聞簷頭雨滴聲麼其僧豁然不覺失聲云唧

省云汝見箇甚麼道理僧卽以頌對云簷頭雨滴
分明瀝瀝打破乾坤當下心息省忻然

法華舉和尚示衆云語漸也返常合道論頓也不
留朕迹直饒論其頓返其常也是抑而爲之舉到
公安遠和尚處遠問作麼生是伽藍舉曰深山藏
獨虎淺草露羣蛇云作麼生是伽藍中人曰青松
蓋不得黃葉豈能遮云道甚麼曰少年翫盡天邊
月潦倒浮桑沒日頭云一句兩句雲開月露作麼
生日照破佛祖

五祖演和尚示衆云將四大海水爲一枚硯湏彌
山作一管筆有人向虛空裏寫祖師西來意五字
太平下座大展坐具禮拜爲師若寫不得佛法無
靈驗有麼有麼便下座大衆散師高聲云侍者侍
者應喏曰收取坐具復問侍者云還收得坐具麼
侍者提起坐具演曰我早知汝恁麼也又示衆云
上是天下是地南北東西依舊位釋迦老子弄精
魂達麼西來多忌諱忽有箇漢出來道和尚低聲
但向伊道祇要拋磚引玉

雲門見僧來參乃拈起袈裟云汝若道得落我袈
裟圈積裏汝若道不得又在鬼窟裏坐作麼生自
代云某甲無氣力

妙喜曰西天斬頭截臂遮裏自領出去

玄沙和尚示衆云佛道閑曠無有程途無門解脫
之門無意道人之意不在三際故不可昇沈建立
乖真非屬造化動則起生死之本靜則醉昏沈之
鄉動靜雙泯卽落空亡動靜雙收顛預佛性直湏
對塵對境如枯木寒灰臨時應用不失其宜鏡照

諸像不亂光輝鳥飛空中不雜空色所以十方無
影像三界絕行蹤不墮往來機不住中間意鐘中
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相交句句無前後如
壯士展臂不借佗力師子游行豈求伴侶九霄絕
翳何在穿通一段光明未曾昏昧若到者裏體寂
寂常的的日赫焰無邊表圓覺空中不動搖吞爍
乾坤迴然照夫佛出世者元無出入名相無體道
本如如法爾天真不同修證只要虛閑不昧作用
不涉塵泥箇中纖毫道不盡卽爲魔王眷屬句前

句後是學人難處所以一句當天入萬門永絕生
死直饒得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
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道人行履處如
火消冰終不却成冰箭旣離絃無返回勢所以牢
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
若到者裏步步登玄不屬邪正識不能識智不能
知動便失宗覺卽迷旨二乘膽戰十地魂驚語路
處絕心行處滅直得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
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

若與麼現前更疑何事沒棲泊處離去來今限約
不得心思路絕不因莊嚴本來真淨動用語笑隨
處明了更無欠少今時人不悟箇中道理妄自涉
事涉塵處處染著頭頭繫絆縱悟則塵境紛紛名
相不實便擬凝心歛念攝事歸空閉目藏睛纔有
念起旋旋破除細想纔生即便遏捺如此見解卽
是落空亡底外道魂不散底死人冥冥漠漠無覺
無知塞耳偷鈴徒自欺誑者裏分別則不然也不
是限門傍戶句句現前不得商量不涉文墨本絕

塵境本無位次權名箇出家兒畢竟無蹤跡真如
凡聖地獄天堂只是療狂子之方虛空尚無改變
大道豈有昇沈悟則縱橫不離本際若到者裏凡
聖也無立處若向句中作意則沒溺殺學人若向
外馳求又落魔界如如向上沒可安排恰似煇鑪
不藏蚊蚋此理本來平坦何用剷除動轉揚眉是
真解脫道不强爲意度建立乖真若到者裏纖毫
不受措意則差便是千聖出頭來也安一字不得
久立珍重

正法明經 卷三之一
趙州和尚到茱萸將拄杖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茱萸問作甚麼州云探水曰我遮裏一滴也無探箇甚麼州靠却拄杖便出去琅邪覺云勢去奴欺至年衰鬼弄人
妙喜曰鉤在不疑之地

仰山和尚因瀉山問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佗有之與無曰某甲有驗處時有僧從面前過仰山召云闍梨其僧回首仰曰和尚遮箇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瀉山云此是師子

一滴乳迸散十斛驢乳

桐峯庵主因僧問庵主在遮裏忽遇大蟲來又作麼生主便作大蟲吼僧作怕勢主大笑僧云遮賊主云爭奈我何雪竇云是則是兩箇惡賊只解掩耳偷鈴

無業國師謂弟子慧悟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卽爲境惑一爲境惑流轉無窮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

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故經云唯
此一事實餘二卽非真若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
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

鴻山和尚示衆云夫道人之心質直無僞無背無
面無詐安心行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
不閉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卽得從上諸聖只是說
濁邊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
秋水澄淨清淨無爲澹泞無礙喚作道人亦名
無事人時有僧問頓悟之人更有修否曰若真悟

得本佗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
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
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卽是修也不道別有
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
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坐披
衣自解作活計以要言之則實際理地不受一塵
佛事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直入則凡聖情盡
體露真常理事不二卽如如佛

安國挺禪師因長安講華嚴經僧來問五祖云真

性緣起其義云何祖默然時挺侍立次乃謂曰大德正興一念問時是眞性中緣起其僧言下大悟妙喜曰一念未興時不可無緣起也或曰一念未興喚甚麼作緣起我也只要汝恁麼道

越山和尚初參雪峯而染指後因閩王請於清風樓上齋坐久舉目忽覩日光豁然頓曉而有偈曰清風樓上赴官齋此日平生眼豁開方信普通年遠事不從葱嶺付將來歸呈雪峯峯然之僧問如何是佛身曰汝問那箇佛身云釋迦佛身曰舌覆

三千界臨終時集衆示偈云眼光隨色盡耳識逐聲消還源無別旨今日與明朝

國清奉和尚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釋迦是牛頭獄卒祖師是馬面阿旁問如何是西來意曰東壁打西壁問如何是撲不破底句曰不隔毫釐時人遠嚮

洛浦和尚示衆云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尋常向諸人道任從天下樂欣欣我獨不肯何故如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鳳縈金網

正法眼藏 卷三
趣霄漢以何期直須肯外明宗莫向言中取則是以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

夾和尚因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曰欲知此事直須揮劒若不揮劒漁父棲巢僧如前問石霜霜云渠無國土甚處逢渠僧却舉似夾山山曰門庭施設不無夾山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步

泐潭英和尚示衆舉祖師道一切衆生性清淨從本無生無可滅卽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

福大衆先聖恁麼道不妨奇特奈緣衲僧門下檢點將來也是食飽傷心坐久腰痛又示衆云阿呵呵是甚麼昨夜蟾光獨自坐屈指從頭數故人翻憶當時破竈墮是甚麼恥起眉毛早蹉過僧問逢場作戲時如何曰紅鑪拋出鐵烏龜

天皇和尚問石頭離却定慧以何法示石頭云我遮裏無奴婢離箇甚麼曰如何明得頭云汝還撮得虛空麼曰與麼則不從今日去也頭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曰某甲不是那邊人頭云我早知

正法眼藏 卷三
汝來處曰和尚何得賊誣於人頭云汝身見在曰
雖然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頭云汝道阿誰是
後人天皇從此有省

妙喜曰且道省得箇甚麼

太原孚上座在楊州孝先寺講涅槃經有禪者阻
雪在寺因往聽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法
身妙理禪者失笑孚講罷請禪者喫茶白曰某甲
素志狹劣依文解義適蒙見笑且望見教禪者曰
實笑座主不識法身孚曰如此解說何處不是曰

請座主更說一徧孚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豎窮
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
不周徧曰不道座主說不是只是說得法身量邊
事實未識法身在孚曰既然如是禪德當爲我說
曰座主還信否孚曰焉敢不信曰若如是座主暫
輟講旬日於室內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善惡諸緣
一時放却孚一依所教從初夜至五更聞鼓角聲
忽然契悟便去扣門禪者曰阿誰孚曰某甲禪者
咄曰教汝傳持大教代佛說法夜來爲甚麼醉酒

臥街孚曰禪德自來講經將生身父母鼻孔扭捏
從今已去更不敢如是禪者曰且去來日相見孚
遂罷講徧歷諸方久在雪峯有大聲譽後歸揚州
被陳尚書留在宅供養一日謂尚書曰來日講一
徧大涅槃經報答尚書書致齋茶畢孚遂陞座良
久揮尺一下云如是我聞乃召尚書書應諾孚云
一時佛在便乃脫去

巖頭示衆云吾嘗七八年披究涅槃經其中有三
兩段義頗似衲僧說話又云休休時有僧云請和

尚舉頭曰吾教意如：字三點第一向東方下一
點點開諸菩薩眼第二向西方下一點點諸菩薩
命根第三向上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頂門此是
涅槃經中第一段義又云吾教意如摩醯首羅摩
開面門豎亞一隻眼此是第二段義又云吾教意
如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者皆喪此是第三段義
時有小巖上座出問如何是塗毒鼓頭以兩手按
膝亞身云韓信臨朝底

妙喜舉了喝云縮頭去

正法眼藏 卷三 終
首山念和尚上堂汾陽昭和尚出問百丈卷席意
旨如何曰龍袖拂開全體現云未審師意如何曰
象王行處絕狐蹤昭於言下大悟遂提起坐具顧
視大衆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撚始應知禮
拜歸衆時葉縣省和尚作首座纔退便問昭兄汝
適來見箇甚麼道理便與麼道曰正是我放身捨
命處省便休

葉縣省和尚示衆云諸禪德衲僧是通變道人若
遇護湯鑪炭諸般厄難又如何免得若是免不得

何名通變道人作麼生是透脫諸般厄難底句還
有透脫得者麼試對衆道看爲汝證據若是透脫
不得卽是萬人作一冢無人替代渠

唐明嵩和尚僧問古人東山西嶺青意旨如何曰
波斯鼻孔大云與麼則西天迦葉東土我師曰金
剛手板濶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曰開化石
佛拍手笑晉祠娘子解謳歌問臨濟推倒黃檗爲
甚麼維那喫棒曰正狗不偷油雞噉燈盞走
雪峯和尚見獼猴乃云遮箇獼猴各背一面古鏡

正法眼藏 卷三之一
三聖曰歷劫無名何以彰爲古鏡峯云玃生也聖
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峯云老僧住
持事繁

黃龍新和尚示衆云參玄上士須參活句莫參死
句何也若向活句下明得死却天下衲僧若向死
句下明得活却天下衲僧且道不落死活一句作
麼生道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僧問
如何是四大毒蛇曰地水火風云如何是地水火
風曰四大毒蛇僧云學人未曉乞師方便曰一大

旣爾四大同

青林虔和尚示衆云祖師門下鳥道玄微功窮皆
轉不究難明汝等諸人直須離心意識參出凡聖
路學方可保任若不如是非吾子息

妙喜曰饒你離心意識參得透出凡聖路學得
成也是雪峯道底

楊侍郎問廣慧璉云承和尚有言一切罪業皆因
財實所生勸人疎於財寶而況南閩浮提衆生以
財爲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亦有財法二施何得

勸人疎於財寶璉曰旛竿頭上鐵龍頭侍郎曰海
壇馬子似驢大璉曰楚雞不是丹山鳳侍郎曰佛
滅二千年比丘少慙愧

虔州微和尚因僧問三乘十二分教體理得妙與
祖意是同是別曰須向六句外鑑不得隨佗聲色
轉僧云如何是六句曰語底默底不語底不默底
總是總不是汝合作麼生僧罔措

潞山和尚謂仰山曰汝須獨自回光返照別人不
知汝解處汝試將實解獻老僧看仰曰若教某甲

自看到遮裏無圓位亦無一物一解得獻和尚焉
云無圓位處元是汝作解處未離心境在仰曰既
無圓位何處有法把何物作境焉云適來是汝作
與麼解是否仰曰是焉云若恁麼是具足心境法
未脫我所心在元來有解獻我許汝信位顯人位
隱在

德山圓明示衆云俱胝和尚但有問答只豎一指
頭寒則普天普地寒雪竇云甚麼處見俱胝老熱
則普天普地熱雪竇云莫錯認定盤星復云森羅

萬象徹下孤危大地山河通上險絕甚麼處得一指頭禪

妙喜曰可謂是貴人多忘

世尊昔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值諸佛各還本處唯有一女人近彼佛坐入於三昧文殊乃白佛云何此女得近佛坐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遶女人三匝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云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

河沙國土有網明菩薩能出此女人定須臾網明大士從地湧出作禮世尊世尊救網明出網明却至女人前鳴指一下女人於是從定而出雲居祐頌云百千文殊出不得網明不費纖毫力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天衣懷頌云文殊托上梵天網明輕輕彈指女子黃面瞿曇看侬一倒一起

南臺安和尚因僧問寂寂無依時如何曰寂寂底潭因有頌曰南臺靜坐一爐香終日凝然萬慮忘

正法眼藏 卷三之一
不是息心除妄想都緣無事可思量

妙喜喝一喝

臨濟和尚到三峯平和尚問近離甚麼處曰金牛
昨夜遭塗炭直至如今不見蹤平曰秋風吹玉管
那箇是知音曰直透萬重關不住青霄外平曰遮
一問太高生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琉璃平曰且
坐喫茶濟便坐乎又問近離甚麼處曰龍光平曰
龍光近日有甚麼言句濟便下參堂

泐潭準和尚示衆云同異成壞總別三四五六七

八欲要隨流入流無過先解此法遂拈拄杖卓一
下云此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若也分別落在
衆生境界且道不分別不思量是箇甚麼擲下拄
杖云妙湛總持不動尊首楞嚴王世希有又示衆
云劄久雨不晴直得五老峯頭黑雲變黦洞庭湖
裏白浪滔天雲門大師忍俊不禁向佛殿裏燒香
三門頭合掌禱祝咒願願黃梅石女生兒子母團
圓少室無角鐵牛常甘水草喝一喝云有甚交涉
雲臺欽和尚示衆云還有人鑑得出麼若鑑得出

正法眼藏卷三之一
是甚麼村裏破草鞋若也鑑不由落地作金聲僧
問如何是談真逆俗曰客作漢問甚麼云如何是
順俗違真曰喫茶去

龍潭和尚問天皇某甲自到來不蒙和尚指示心
要皇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示汝心要曰何處
指示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
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汝心要龍潭佇
思間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卽差龍潭當下開
悟乃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

盡凡心別無聖解

雪峯和尚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曰瞪目不見底
云飲者如何曰不從口入趙州聞僧舉乃曰不從
口入從鼻孔入僧却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州曰苦
云飲者如何州曰死峯聞得乃曰趙州古佛遂遙
望作禮曰從此不答話

報恩則和尚因法眼問曾見甚麼人來曰見青峯
和尚眼云有甚麼言句曰某甲曾問如何是學人
自己峯云丙丁童子來求火眼云上座作麼生會

正法眼藏 卷三之一
曰丙丁屬火將火求火如將自己求自己眼云與
麼會又爭得曰某甲只與麼未審和尚尊意如何
眼云汝問我我與汝道則問如何是學人自己眼
云丙丁童子來求火則於言下大悟
玄沙與天龍入山見虎龍云和尚虎曰是汝虎歸
院龍請益和尚今日山中見虎未審尊意如何曰
娑婆世界有四種極重事若人透得不妨出得陰
界

妙喜代云也知和尚爲人切

保寧勇和尚頌云猛虎當途獨振威爪牙真箇利
如錐可憐不覺亡身者碎骨拾來良可悲

龐居士偈曰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
無亦不拘不是聖賢了事凡夫易復易卽此五蘊
有真智十方世界一乘同無相法身豈有二若捨
煩惱入菩提不知何方有佛地

黃龍南和尚因化主歸陞座云有五種不易一施
者不易二化者不易三變生爲熟者不易四端坐
食者不易且道第五不易是甚麼人良久云聾便

下座時翠巖真爲首座藏主問真第五不易是誰
真云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石鞏和尚昔爲獵人趁鹿從馬祖菴前過問祖曰
還見鹿過否曰汝是何人云射獵人祖曰汝一箭
射幾箇曰一箭射一箇祖曰汝不善射曰和尚解
射否祖曰解射曰和尚一箭射幾箇祖曰一箭射
一羣曰彼此是生命何用射佗一羣祖曰汝旣知
如此何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直是無下手處
祖曰遮漢曠劫無明煩惱今日頓息師當時擲下

弓箭投祖出家

玄沙和尚上堂衆集遂將拄杖一時趂下却回向
侍者道我今日作得一解險入地獄如箭射侍者
云喜得和尚再復人身翠巖芝云大小玄沙前不
到村後不至店且作麼生道得出身之路道吾真
云大小芝老只是偏枯若是道吾卽不然玄沙與
侍者一人具一隻眼

羅山和尚曾問石霜起滅不停時如何霜云直須
寒灰枯木去一念萬年去函蓋相應去全清絕點

去山不契却往巖頭處如前問巖頭喝云是誰起滅山於此有省

唐明嵩和尚問首山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山云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嵩於此有省頓契佛意乃作三玄偈曰得用直須用心意莫定動三歲師子吼十方絕狐種我有真如性如同幕裏隱打破六門關顯出毗盧印真骨金剛體可誇六塵一拂永無遮廓落世界空爲體體上無爲真到家山聞乃請喫茶問遮三頌是汝作來邪曰是山云或有人教

汝現三十二相時如何曰某甲不是野狐精山曰惜取眉毛曰和尚落了多少山以竹篋頭上打云遮漢向後亂做去在

雲門有時云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卽不可子細點檢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

法苑珠林卷三
妙喜曰不用作禪會不用作道會不用作向上
商量此是雲門老漢據實而論我恁麼道有沒
量罪過汝若點檢得出許汝具擇法眼若點檢
不出且向雲門葛藤裏參

德山和尚因廓侍者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山
云作麼作麼廓云勅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山便
休去次日浴出廓過茶與山山於廓背上拊一下
云昨日公案作麼生廓云遮老漢今日方始瞥地
山又休去

鴈蕩齊和尚僧問夜月舒光爲甚麼碧潭無影曰
作家美影漢其僧從東過西立齊曰不唯美影兼
乃怖頭

大寧寬和尚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寬以火筋橫
火爐上云會麼僧云不會曰頭不欠尾不剩問丹
霞燒水佛院主爲甚麼眉鬚墮落曰賊不打貧兒
家師在同安見僧遷化僧便問既是同安爲甚病
僧化去曰布施不如還債問法無取捨爲甚麼遞
相傳授曰傳授無取捨問飲光正見爲甚麼拈花

却笑曰恐俊不禁問天下禪客爲甚麼出遮箇○
不得曰往往如斯

資福遠和尚問鏡清如何是諸佛出身處清云大
家要知遠曰斯則衆眼難謾清曰理能伏豹

金牛和尚因臨濟來乃橫按拄杖方丈前坐濟遂
拊掌三下歸堂去金牛却下去人事了便問賓主
相見各有軌儀上座何得無禮濟云道甚麼金牛
擬開口濟便打一坐具金牛作倒勢濟又打一坐
具金牛曰今日不著便遂歸方丈瀉山問仰山此

二尊宿還有勝負否仰云勝卽總勝負卽總負
趙州和尚因侍者報大王來也州云大王萬福者
云未到在州云又道來也

良遂座主初參麻谷谷見來卽荷鋤入園鋤草遂
隨到鉏草處谷殊不願便歸方丈閉却門遂次日
復去谷又閉門遂乃敲門谷問阿誰云良遂纔稱
名忽然契悟乃云和尚莫謾良遂良遂若不來禮
拜和尚洎被經論賺過一生及歸講肆謂衆曰諸
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

漳州羅漢和尚問關南常和尚如何是大道之源
常與一拳遂有省乃爲歌曰咸通七載初參道到
處逢言不識言心裏疑團若栲栳三春不樂止林
泉忽遇法王羶上坐便陳疑懇向師前師從羶上
那伽起袒膊當臂打一拳駭散癡團鴛鴦落舉頭
看見日初圓從茲蹬蹬而碣碣直至如今常快活
只聞肚裏飽膨膨更不東西去持鉢

妙喜曰可惜遮一拳分付不著人

慈明和尚見泉大道來乃曰片雲橫谷口游人何

處來泉顧視左右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師
曰未在更道泉作虎聲師打一坐具泉推師就坐
師却作虎聲泉曰我見七十餘員知識祇有你較
些子

雲門云有三種人一人因說得悟一人因喚得悟
第三人見舉便回去你道便回去意作麼生復云
好與三十棒

徹禪師江西人姓張氏名行昌少任俠自南北分
化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時北宗門

人自立秀爲第六祖而忘能大師傳衣爲天下所聞祖預知其事卽置金十兩於方丈時行昌受北宗門人所囑懷刃入祖室將欲加害祖伸頸而就行昌揮刃者三都無所損祖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什久而方蘇求哀悔過卽願出家祖遂與金曰汝且去恐徒衆翻害於汝汝可佗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行昌稟旨宵遁投僧出家具戒精進一日憶祖之言遠來禮覲祖曰吾久念於汝汝來何晚曰昨蒙和尚捨罪今

雖出家苦行終難報於深恩其惟傳法度生乎弟子嘗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略爲宣說祖曰無常者卽佛性也有常者卽善惡一切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旨也祖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卽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祖曰涅槃經吾昔者聽尼無盡藏讀誦一遍便爲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爲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

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祖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甚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卽物物皆有自性客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偏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真無常義也佛比爲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真常真樂真我真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

縱覽千徧有何所益行昌忽如醉醒乃說偈曰因守無常心佛演有常性不知方便者猶春池拾磔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現前非師相授與我亦無所得祖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乃禮謝而去

歸宗惲和尚僧問截水停輪時如何曰磨不轉
妙喜曰恩大難酬

洞山因請泰首座喫果子次乃問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汝道過在甚麼處泰云過在動用中山喚侍者掇却果

子卓大瀉詰云還知洞山落處麼若也不知往往作是非得失會去諸仁者遮果子非但泰首座不得喫設使盡大地人來亦不得正眼覷著

水潦和尚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祖乃當臂蹋倒師大悟起來拊掌呵呵大笑云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只向一毛頭上一時識得根源去乃作禮而退師後告衆云自從一喫馬師蹋直至如今笑不休蔣山泉和尚云忽然瞥地更是好笑

雪峯悅和尚因僧入室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所悅便喝僧茫然悅問趙州道甚麼僧擬議悅以拂子驀口打

雪峯和尚云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保福問鶯湖僧堂前且置望州亭烏石嶺甚麼處相見鶯湖驟步歸方丈保福便入僧堂

雪峯問僧甚處去僧云識得卽知去處曰汝是了事人亂走作麼僧云和尚莫塗污人好曰我卽不

塗汚汝古人吹布毛作麼生與我說來看僧云殘羹餽飯已有人喫了也峯休去雲門別前語築著便作屎臭氣又代後語將謂是鑽天鵝子元來只是死水裏蝦蟆雪竇出雪峯語云一死更不再活真淨和尚法界三觀六顏色空無礙如意自在萬象森羅影現中外出沒去來此土侘界心印廓然融通廣大理事無礙如意自在倒把須彌卓向纖芥清淨法身圓滿土塊一點鏡燈十方海會事事無礙如意自在不動道場十方世界東涌西沒千

差萬怪火裏唧螻吞却螃蜞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猪頭口誦淨戒趣出姪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拈起一毛重重法界一念徧入無邊利海只在目前或顯或晦事不知空色誰會理事既休鐵船下海石火電光咄哉不快橫按鎧鉚魔軍膽碎

洞山因僧問三身中那身說法山云吾常於此切僧後問曹山云洞山道吾常於此切意旨如何曹山云要頭卽所將去僧又問雪峯峯以拄杖劈口

打云我也曾到洞山來承天宗云一轉語海晏河清一轉語風高月冷一轉語騎賊馬趁賊誠請辨看忽有箇衲僧出來道總不與麼也許伊具一隻眼

妙喜曰恁麼葛藤也未夢見三箇老漢在復云何不向膏肓穴上下一針

雲居祐和尚示衆云過去諸如來更不再勘現在諸菩薩放過卽不可未來修學人謾佗一點不得所以教中道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

性一切唯心造然雖如是羅漢門下正是金屑落眼僧問如龜藏六時如何曰文彩已彰云爭奈處處無蹤跡曰一任拖泥帶水云便與麼去時如何曰果然

白雲端和尚示衆云若端的得一回汗出來也向一莖草上便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一回汗出縱有玉殿瓊樓却被一莖草蓋却且道作麼生得汗出去良久云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臺

玄沙云若論此事喻如一片田地四至界分結契賣與諸人了也只有中心樹子猶屬老僧在

洞山价和尚問僧各甚麼曰某甲曰阿那箇是你主人公曰見祇對次曰苦哉苦哉今時人例皆如此祇認得驢前馬後底將爲自己佛法平沉因斯是也客中主尚未明得如何辨得至中主僧便問如何是主中主曰闍梨自道取僧曰某甲道底是客中主如何是主中主曰恁麼道卽易相續也大難遂有頌曰嗟見今時學道流千千萬萬認門頭

還似入京朝聖主祇到潼關便卽休

鏡清和尚問曹山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曰理卽如此事作麼生清曰如理如事曰謾曹山一人卽得爭奈諸聖眼何清曰若無諸聖眼爭鑑得箇不與麼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大瀉詰云曹山雖然善能切磋琢磨其奈鏡清玉本無瑕要會麼不經敏手終成廢器

巖頭因沙汰後隱於鄂州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挂一版有人過渡打版一下師云阿誰或云要過那

正法眼藏卷三之一
邊去乃舞棹迎之一日有老婆抱一孩兒來乃問
云呈撓舞棹卽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師
便打婆云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遮一箇也
不消得便拋向水中

讓和尚一日云道一在江西爲人說法總不見寄
箇消息來遂遣一僧往彼候伊上堂但出問云作
麼生待渠有語記取來其僧依教往問之祖曰自
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醢

潮州德和尚僧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

審得甚麼對曰祇恁麼僧良久師曰汝更問僧再
問師乃喝出

妙喜曰不妨好一喝祇是下得大遲

正法眼藏卷三之上 終



正法眼藏卷第三之下

徑山大慧禪師宗杲集并著語

後學普善庵沙門慧悅校刻

風穴和尚示衆云夫參學眼目直須大用現前勿
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獨是滯殼迷封縱然
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汝等諸人應是從前學
解明昧兩歧如今爲汝一時掃却直須箇箇如師
子兒吒髭地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覷著
覷著則瞎却渠眼僧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

正法眼藏 卷三之一
曰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問如何是
佛曰杖林山下竹筋鞭真淨頌云杖林山下竹筋
鞭水在深溪月在天良馬不知何處去阿難依舊
世尊前

鴻山問仰山寂子速道莫入陰界曰某甲信亦不
立山云汝信了不立未信不立曰只是某甲更信
阿誰山云若與麼卽是定性聲聞曰佛亦不見
大顛和尚示衆云夫學道人須識自家本心將心
相示方可見道多見時輩只認揚眉瞬目一語一

默薦頭印可以爲心要此實未了吾今爲汝諸人
分明說出各須聽受但除却一切妄運想念現量
卽汝真心此心與塵境及守認靜默時全無交涉
卽心是佛不待修治何以故應機隨照泠泠自用
窮其用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乃是本心大須護
持不可容易

琅邪覺和尚示衆云汾陽先師道汾陽門下有西
河師子當門踞坐但有來者卽便敲殺作何方便
入得汾陽門見得汾陽人琅邪遮裏也有些子琅

正法地編 卷三之下
邪有踞地師子若有來者卽自喪身失命作何方
便入得琅邪門見得琅邪人此兩轉語汝等諸人
還點檢得出也無若點檢得出方名擇法眼若不
如是且無安身立命處

玄沙問鏡清不見一法爲大過患汝道不見甚麼
法清指露柱云莫是不見遮箇法麼曰浙中清水
白米從汝喫佛法未會在大瀉喆云若不是鏡清
幾乎忘前失後何故不逢別者終不開拳

黑水和尚參黃龍璣和尚乃問雪覆蘆花時如何

龍曰猛烈曰不猛烈龍又曰猛烈師又曰不猛烈
龍便打師因而有省

大陽明安和尚問梁山如何是無相道場梁指觀
音云此是吳道子畫安擬進語梁急索云遮箇是
有相底那箇是無相底安於下言領悟禮拜了依
位立山云何不道取一句安曰道卽不辭恐上紙
墨山呵呵大笑云此語已後上碑石去在

趙州和尚行脚時到一老宿處宿問近離甚處曰
滑州宿云幾程到遮裏曰一蹉蹉到宿云好箇捷

正法眼藏卷三
疾鬼曰萬福大王宿云參堂去州應喏喏有秀才見州乃讚歎云和尚是古佛州云秀才新如來秘魔巖和尚常持一叉凡見僧來卽提起叉云甚麼魔魅教汝出家甚麼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叉下死道不得也叉下死速道速道後霍山聞乃訪之纔見未禮拜便攬入懷去師乃拊山背三下山拍手云師兄三千里外賺我來三千里外賺我來報恩明和尚問二禪客上座近離甚處云都城曰上座離都城到此山則都城少上座此山剩上座剩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卽住不會卽去二人無對

妙喜代曰和尚謾某甲不得某甲亦謾和尚不得復曰卽今莫有道得相謾句者麼若也道得許汝跳得金剛圈吞得栗棘蓬

慈明和尚問顯英首座近離甚處曰金鑾曰夏在甚處曰金鑾曰去夏在甚處曰金鑾曰前夏在甚處曰金鑾曰先前夏在甚處座曰和尚何不領話曰我也不能勘得汝教庫下供過奴子來勘且點

一盃茶與汝濕口

懶安和尚示衆云汝等諸人摠來就安求覓甚麼
若欲作佛汝自是佛而却傍家走忽忽如渴鹿趁
陽燄何時得相應去阿你欲作佛但無如許多顛
倒攀緣妄想惡覺垢欲不淨衆生之心則汝便是
初心正覺佛更向何處別討所以安在瀉山三十
來年喫瀉山飯屑瀉山屎不學瀉山禪只看一頭
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牽出若犯人苗稼卽鞭撻
調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作箇露地白

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迴迴地趁亦不去也汝等諸
人各自有無價大寶從眼門放光照山河大地耳
門放光領采一切善惡音響六門晝夜常放光明
亦名放光三昧汝自不識取影在四大身中內外
扶持不教傾側如人負重擔從獨木橋上過亦不
教失脚且道是甚麼物恁麼扶持便得如是汝若
覓毫髮卽不見故志公云內外追尋覓摠無境上
施爲渾大有

趙州問僧曾到此間麼云曾到曰喫茶去或云不

曾到亦曰喫茶去院主云和尚爲甚曾到也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喫茶去州曰院主主應咎州曰喫茶去保福云趙州慣得其便

端師子因僧問羚羊未生角時如何曰怕僧云旣是善知識因何却怕曰山僧不曾見怎麼差異畜生又放牛歌云牛牛休休休更莫牽犁拽杷任經冬夏春秋無繩無索無準無鉤朝來放向荒郊去杳杳無蹤休更休

大龍和尚僧問如何是佛曰卽汝是云如何領會

曰更嫌鉢盂無柄那

夾山示衆云百草頭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自己雲門云蝦蟇鑽你鼻孔毒蛇穿你眼睛且向葛藤裏識取

妙喜曰夾山梁生招箭雲門認賊爲子雖然如是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黃龍南和尚示衆云有一人朝看華嚴暮看般若晝夜精勤無有暫暇有一人不參禪不論義把箇破席日裏睡於是二人同到黃龍一人有爲一人

無爲安下那箇卽是良久云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

古有老宿不赴堂侍者來請赴堂宿云我今日在莊上喫油糍飽者云和尚不曾出入宿云你但去問取莊主者纔出門忽見莊主歸謝和尚到莊喫油糍

係唐和尚因杜相公問弟子聞金和尚說無憶無念莫妄三句法門是否曰然公曰此三句是一是三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莫妄名慧一心不生具

戒定慧非一非三也公曰後句妄字莫是從心之妄乎曰從女者是也公曰有據否曰法句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公聞疑情盪焉

誠禪師在荆南玉泉奉事秀禪師後因兩宗盛化秀之徒衆往往譏南宗曰能大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秀曰佗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五祖親付衣法豈徒然哉吾所恨不能遠去親近虛受國恩汝等母滯於此可往曹溪質疑佗曰

正法明藏 卷三
歸來還爲吾說誠便禮辭至韶陽隨衆參請不言
來處時六祖告衆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誠
出禮拜具陳其事祖曰汝師若爲示衆對曰常指
誨大衆令住心觀靜長坐不臥祖曰住心觀靜是
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生來坐不
臥死去臥不坐元是臭骨頭何爲立功過誠曰未
審大師以何法誨人祖曰吾若言有法與人卽爲
誑汝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聽吾偈曰一切無
心自性戒一切無礙自性慧不增不退自金剛身

去身來本三昧誠聞偈悔謝卽稽依歸乃作一偈
曰五蘊幻身幻何究竟回趣真如法還不淨祖然
之尋回玉泉

翠巖真和尚示衆云不見一法是大過患山河大
地日月星辰色空明暗不是一法拈起拄杖云凡
夫見拄杖喚作拄杖聲聞人見拄杖認得頑空撥
無拄杖菩薩人見拄杖幾曾挂著齒牙饑來喫飯
困來打睡寒來向火熱則取涼不見道一切智智
清淨恁麼說話笑破土地鼻孔僧問如何是佛曰

正法眼藏 卷三
同坑無異土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深耕淺種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五通賢聖云學人不曾曰
舌拄梵天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曰一堵牆百堵
調云如何是學人著力處曰千日斫柴一日燒云
如何是學人親切處曰渾家送上渡頭船

黃檗在南泉爲首座一日捧鉢向南泉位上坐泉
入堂見乃問長老甚年行道檗曰威音王已前泉
云猶是王老師兒孫下去檗便過第二位坐泉休
去瀉山云欺敵者亡仰山云不然須知黃檗有陷

虎之機瀉山云子見處得與麼長雪竇云可惜王
老師只見錐頭利我當時若作南泉待伊道威音
王已前即便於第二位座令黃檗一生起不得雖
然如此也須救取南泉

妙喜曰何待問佗甚年行道纔入堂見佗在主
位便捧鉢向第二位坐直饒黃檗有陷虎之機
擬向甚處施設

佛鑑和尚示衆舉僧問趙州如何是不遷義州以
兩手作流水勢其僧有省又僧問法眼不取於相

如如不動如何不取於相見於不動去法眼云日出東方夜西落其僧亦有省若也於此見得方知道旋嵐偃嶽本來常靜江河競注元自不流其或未然不免更爲饒舌天左旋地右轉古往今來經幾徧金烏飛玉兔走纔方出海門又落青山後江河波渺渺淮濟浪悠悠直入滄溟晝夜流遂高聲云諸禪德還見如如不動麼

隍禪師初叅五祖雖嘗咨決而循乎漸行後歸河北結菴長坐積二十餘年不見情容及遇六祖門

人策禪師游方屈于河朔聞隍曾參黃梅菴居歲久自謂正受策知隍所得未至乃往問曰汝坐於此作麼曰入定曰汝言入定有心邪無心邪若有心者一切蠢動之類皆應得定若無心者一切草木之流亦合得定曰我正入定時則不見有有無之心曰旣不見有有無之心卽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則非大定隍無語良久問曰師嗣誰曰我師曹溪六祖曰六祖以何爲禪定曰我師云夫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

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
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墮聞法要遂捨菴
往參六祖祖愍其遠來便垂開抉墮於言下豁然
契悟前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河北檀越
士庶忽聞空中有聲曰墮禪師今日得道也後回
河北開化四衆

巖頭參德山纔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巖頭
便禮拜後有僧舉似洞山山云若不是豁公大難
承當頭聞乃云洞山老漢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

當時一手擡一手擲

明招和尚示衆云全鋒敵勝罕遇知音同死同生
萬中無一尋言逐句其數河沙舉古舉今滅胡種
族向上一路啐啄猶垂儒士相逢握鞭回首沙門
所見誠實苦哉拋却真金隨群撮土報諸稚子莫
謾波波解得佗玄猶兼瓦礫不如一擲騰過太虛
只此靈鋒阿誰敢近任君來算方稱丈夫擬欲吞
聲不消一鏹

三角和尚僧問如何是三寶曰禾麥豆云學人不

會曰大衆欣然奉持

子湖云三十餘年住子湖二時粥飯氣力麤無事
上山行一轉借問時人會也無

妙喜曰不得作佛法商量不得作世法解會汝
諸人還會麼

南院問僧近離甚麼處云襄州曰來作甚麼云特
來禮拜和尚曰恰遇寶應不在僧便喝院曰向汝
道不在又喝作甚麼僧又喝院便打僧禮拜院曰
遮棒本是汝打我我且打汝要此話行晤漢參

去堂

黃龍南和尚示衆舉永嘉禪師道游江海涉山川
尋師訪道爲參禪自從認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
相關諸上座那箇是游底山川那箇是尋底師那
箇是參底禪那箇是訪底道向淮南兩浙廬山南
嶽雲門臨濟而求師訪道洞山法眼而參禪是向
外馳求名爲外道若以毗盧自性爲海般若寂滅
智爲禪名爲內求若向外求走殺汝若住於五蘊
內求則縛殺汝是故禪者非內非外非有非無非
實非虛不見道內見外見俱錯佛道魔道俱惡瞥

然與麼去兮月落西山更尋聲色兮何處名邈
馬祖住傳法院日常坐禪讓和尚知是法器往問
曰大德坐禪圖甚麼曰圖作佛讓乃取一磚於彼
菴前石上磨祖曰作甚麼曰磨作鏡祖曰磨磚豈
得成鏡邪曰坐禪豈得作佛邪祖曰如何卽是曰
如人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卽是打牛卽是祖無對
讓又曰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
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
佛卽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祖聞示誨如飲

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卽合無相三昧讓曰汝
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
合故當見其道又問曰道非色相云何能見曰心
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曰有成壞
否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也聽吾偈曰心
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花無相何壞復何成
祖蒙開悟心地超然侍奉十秋日臻玄奧

長沙和尚遣一僧去問同參會和尚曰和尚見南
泉後如何會默然僧曰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云

正法眼藏 卷三
不可更別有也僧回舉似長沙沙示一偈云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爲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問只如百尺竿頭如何進步曰朗州山澧州水僧曰不會曰四海五湖皇化裏妙喜曰要見長沙更進一步若有人問如何進遮一步我待欸欸地與你葛藤

芙蓉訓和尚初參歸宗問如何是佛宗曰我向汝道汝還信否訓曰和尚誠言何敢不信曰卽汝便是訓曰如何保任宗曰一翳在眼空花亂墜訓於

此有省法眼云若無後語何處討歸宗

眞淨和尚開堂示衆云問話且止祇知問佛問法殊不知佛法來處且道從甚麼處來乃垂下一足云昔日黃龍親行此令十方諸佛無敢違者諸代祖師一切賢聖無敢越者無量法門一切妙義天下和尚舌頭始終一印無敢異者無異卽且止印在甚麼處還見麼若見非僧非俗無徧無黨一分付若不見而我自收遂收足乃喝云兵隨印轉將逐符行佛手驢脚生緣老好痛與三十棒而

正法眼藏 卷三
今會中莫有不甘者麼若有不妨奇特若無新長老謾汝諸人去也故我大覺世尊昔日於摩竭陀國十二月八日明星現時豁然悟道大地有情一時成佛今有釋子沙門克文於東震旦國大宋筠陽城中六月十三日赫日現時又悟箇甚麼以拂子畫一畫云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趙州和尚問南泉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泉曰向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州云謝師指示泉曰昨夜三更月到窻雲峯悅云若不是南泉洎被

打破蔡州

無業國師問馬祖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祖曰大德正鬧在且去別時來師纔出祖召云大德師回首祖曰是甚麼師忽領悟便作禮祖曰遞鈍漢禮拜作甚麼

晦堂和尚示衆云若也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
有眼無足若悟目前不明自己此人有足無眼據
此二人十二時中常有一物蘊在胷中物既在胷
不安之相常在目前既在目前觸途成滯作麼生

正法眼藏 卷三之一
得乎穩去祖不言乎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

六祖因二僧對論風幡一云風動一云幡動祖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二僧竦然雪峯云大小祖師龍頭蛇尾好與二十棒孚上座侍次敲齒峯云我與麼道也好與二十棒

妙喜曰要識孚上座麼犀因翫月紋生角要識雪峯麼象被雷驚花入牙

法眼問修山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兄作麼生會

修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曰與麼會又爭得修云某甲只與麼和尚又作麼生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修於此有省保寧勇頌云石城親切問同參不話東西便指南明暗兩條來往路依稀屈曲在煙嵐法雲杲和尚僧問達磨西來傳箇甚麼曰周泰漢魏問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云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曰赤心片片云若是學人卽不然曰汝又作麼生云昨夜擡頭看北斗依稀却似點糖糕曰但念水草餘無所知

蘓溪和尚僧問如何是定光佛曰鴨吞螺師云還
許學人轉身也無曰眼睛凸出
香嚴端和尚示衆云語是謗默是誑語默向上有
事在老僧口門窄不能與汝說得便下座
天柱慧和尚因僧問達磨未來此土時還有佛法
也無曰未來且置卽今事作麼生曰某甲不會乞
師指示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良久云會麼自己
分上作麼生干陀達磨來與未來作麼他家來大
似賣卜漢見汝不會爲汝錐破卦文纔生吉凶盡

在汝分上一切自看僧問如何是解卜底人曰汝
纔出門時便不中也

烏窠和尚因侍者會通一日欲辭乃問汝今何往
曰某甲爲法出家和尚不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
法去曰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云如何是和
尚此間佛法烏窠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侍者因
此大悟大瀉秀云可惜遮僧認他口頭聲色以當
平生不知自己光明蓋天蓋地

妙喜曰恁麼批判也未夢見烏窠在

泐潭準和尚因侍者告辭遂掇筆書偈云鳥窠吹
布毛老婆爲侍者今古道雖同寶峯不然也二月
三月時和風滿天下在處百花開遠近山如畫歧
路春禽喧高巖春水瀉頭頭三昧門虛明周大野
好箇真消息書送汝歸舍衲僧末後句噓是何言
歟

趙州和尚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無五祖
演頌云趙州露刃劒寒霜光焰焰擬欲問如何分
身作兩段僧云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皆有佛性狗

子爲甚麼却無州曰有業識在真淨頌云言有業
識在誰云意不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南和尚住黃檗時示衆云鐘樓上念讚床脚下種
菜時如何衆人下語皆不契末後真覺勝和尚云
猛虎當路坐南首肯

石門聰和尚示衆云各各英雄丈夫兒堂堂物我
更何疑見前歷歷明如日展縮當人示疾時超然
不得長空路獨脫禪光得自知多聞方便談今古
濟物須彰閃電機良久云去去西天路迢迢十萬

正法眼藏 卷三
餘僧問若能轉物卽同如來未審三門佛殿如何
轉曰我向汝道汝還信麼云和尚誠言安敢不信
曰遮漆桶

汾陽和尚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
智同真邪正不辨縑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爲眼目
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弦弦
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翼牢空的
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真與諸上座點出一同一
質二同大事三摠同參四同真智五同徧普六同

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
云與甚麼人同得入與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
殺甚麼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足是甚麼同徧普
何人同真智孰能摠同參那箇同大事何物同一
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吝慈悲點不出者
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不
可久立

妙喜曰汾陽老子末後若無箇面目見在一場
敗闕雖然如是免喪我兒孫喝一喝

正法眼藏 卷三
保壽和尚開堂三聖乃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恁麼爲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壽便歸方丈雲峯悅云臨濟一宗掃地而盡因甚麼却到遮裏驀拈拄杖云甚麼處去也眞淨頌云探騎飛來棒下寧瞎人翻滿鎮州城太平本是將軍定不許將軍見太平眞如頌云法眼持來付與誰三聖推僧決衆疑將軍令舉群夫駭直得盲聲徹四夷
長慶巘和尚示衆云彌勒世尊朝入伽藍暮成正覺乃說偈云三界上下法我說皆是心離於諸心

法更無有可得看佗恁麼道也太殺惺惺若比吾徒猶是鈍漢所以一念見道三世情盡如印印泥更無前後諸子生死事大快須薦取莫爲等閑業識茫茫蓋爲迷已逐物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佛再轉法輪世尊咄云吾四十九年住世不曾有一字與人汝請吾再轉法輪是謂吾曾轉法輪也然今時衆中建立箇賓主問答事不獲已蓋爲初心爾

芭蕉清和尚僧問如何是提婆宗曰赤旛在左問

正法眼藏 卷三
賊來須打客來須看忽遇客賊俱來時如何曰屋裏有一輛破草鞋云只如破草鞋還堪受用也無曰汝若將去前凶後不吉問古佛未出興時如何曰千年茄子根云出興後如何曰金剛努出眼大安幹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羊頭車子推明月

巖頭其羅山尋塔基次到中路羅山忽然喚云和尚頭回首云作麼生山以手指曰遮裏好一片地頭喝云瓜洲賣瓜漢又行三二里歇次羅山禮拜

問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前在洞山來又不肯洞山頭云是山云和尚豈不是法嗣德山又不肯德山頭云是山云不肯德山卽不問只如洞山有甚麼虧缺頭良久云洞山好佛只是無光羅山便禮拜妙喜曰巖頭父子雖善暗去明來子細點檢將來未免髑髏敲磕

石霜性空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如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出得此人卽答汝西來意僧曰近日湖南暢和尚出世亦爲人東語西話空

正法眼藏 卷三
喚沙彌拽出死屍著沙彌卽仰山山後舉問耽源
如何出得井中人源咄云癡漢誰在井中山又問
瀉山如何得六根門頭各各頓去瀉曰若悟了根
無不頓曰祇如性空和尚道如人在千尺井中不
假寸繩如何出得又作麼生瀉曰我有箇方便出
得曰未審和尚如何出得瀉召慧寂山應喆瀉曰
出了也仰山於此有省住仰山後謂衆曰我耽源
處得名瀉山處得地

雲蓋智和尚示衆舉趙州問僧向甚處去云摘茶

去州曰閑乃頌云道著不著何處摸索背後龍鱗
面前驢脚翻身筋斗孤雲野鶴阿呵呵又示衆云
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雲蓋今日千山鬱茂鳥
獸嘶鳴百花競發萬木抽枝盡是諸佛箇箇真如
汝等諸人游山翫水直須急著眼睛莫被伊謾
世尊因有外道問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
外道讚歎云世尊太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
入外道去後阿難問佛云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
入佛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天衣懷頌云雙鋒

覆護兩俱推迷雲從此豁然開收得劫初鈴子後
輕輕一振動雲雷

永嘉大師初到曹溪乃遶繩床三匝振錫而立祖
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
而來生大我慢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
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本無生了本無速祖曰
如是如是師方具威儀作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
速乎曰本自非動豈有速邪祖曰誰知非動曰仁
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

意邪祖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祖曰善
哉善哉少留一宿

徑山國一禪師唐代宗詔至闕下親加瞻禮一日
師在內庭見帝起立帝曰師何以起曰檀越何得
向四威儀中見貧道

妙喜曰不向四威儀中又如何見國一

德山和尚小參示衆云今夜不答話有問話者三
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
爲甚打某甲山云汝是甚處人云新羅人山曰未

工法明辨 卷三之一
跨船舷好與三十棒大瀉喆頌云高提祖印踞寰
中孰肯當機定吉凶不是新羅遮衲子爭教千古
振清風

雲居膺和尚僧問山河大地從何而有曰從妄想
有僧云與某甲想出一錠金得麼膺便休去僧不
肯雲門云已是葛藤不能折合得待伊道想出一
錠金得麼拈拄杖便打

高亭簡和尚初參德山隔江見德山在江岸坐乃
隔江問訊山以手招之簡豁然開悟便橫趨而過

更不渡江遂返高亭住持

眞淨和尚示衆舉印宗法師問盧行者云仁者在
黃梅有何言教旨趣傳授盧曰彼指授者唯論見
性成佛不說禪定解脫無念無爲宗云何故不說
禪定解脫無念無爲盧曰爲是二法不是佛法不
二之法宗云如何是不二之法盧曰如仁者講涅槃
經明見佛性是名佛法不二之法諸禪德彼時
小巧禪道早是中半了也如今叢林多是唯論禪
定解脫無念無爲且道六祖底是如今底是分卽

正法眼藏 卷三之一
是不分卽是若分去有違有順有是有非若不分
又不辨邪正埋沒我宗乘譬如世間道路有直有
迤有險有善其行路者可行卽行可止卽止大衆
還識泐潭老僧麼良久云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
各爲報佛恩

曹山問德上座菩薩在定聞香象渡河出甚麼經
曰出涅槃經云定前聞定後聞曰和尚流也云道
也太殺道始道得一半曰和尚如何云灘下接取
妙喜曰甚麼處去也

百丈和尚凡參次有一老人常隨衆聽法衆退老
人亦退忽一日不退丈遂問面前立者復是何人
老人云某甲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
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云不落因
果後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代一轉語遂問云大
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云不昧因果老人於言
下大悟作禮云某甲已脫野狐身住此山後乞依
亡僧事例丈令維那白衆云食後送亡僧食後丈
領衆至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虎野狐乃依法火

葬丈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檗便問古人錯對一
轉語墮五百生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箇甚麼丈
云近前來與汝道檍遂近前與丈一掌丈拍手笑
云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瀉山作典座司馬頭
陀舉前語問瀉瀉乃撼門扇三下司馬云太龕生
瀉云佛法不是遮箇道理瀉又舉問仰山山云黃
檗常用此機瀉云天生得從人得曰亦是稟受師
承亦是自性宗通瀉云如是如是眞淨頌云不落
藏鋒不昧分要伊從此脫狐身人人盡道休官去

林下何曾見一人眞如頌云大冶洪鑪烹佛烹祖
規模鎔盡識者罔措

寶公云如我身空諸法空千品萬類悉皆同雲門
云你立不見立行不見行四大五蘊不可得何處
見有山河大地來是你每日把鉢盂噉飯喚甚麼
作飯何處更有一粒米來

天聖泰和尚到琅邪覺和尚處覺問埋兵掉闔未
是作家匹馬單槍便請相見泰指覺云將頭不猛
累及三軍覺打一坐具泰亦打一坐具覺接住云

適來一坐具是山僧令行上座一坐具落在甚麼處泰云伏惟尚饗覺托開云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泰云賊過後張弓覺云且坐喫茶

長沙和尚因竺尚書問蚯蚓斬爲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曰莫妄想書云爭奈動何曰會卽風火未散又謁師師喚尚書書應喏曰不是尚書本命元辰書云不可離却卽今祇對別有第二箇主人公也曰喚尚書作至尊得麼書云與麼則摠不祇對和尚莫是弟子主人公否曰非但祇

對與不祇對時從無始劫來是箇生死根本乃示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來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

妙喜曰卽今祇對者既不是本來人却喚甚麼作本來人良久曰我恁麼道且作死馬醫

白雲端和尚示衆云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拈起拄杖云山河大地水鳥樹林情與無情今日盡向法華拄杖頭上作大師子吼演說摩訶大般若且道天台南嶽說箇甚麼法門南嶽說洞上五位修行

止法眼錄 卷三之一
君臣父子各得其宜莫守寒巖異草青坐著白雲
宗不妙天台說臨濟下三玄三要四料揀一喝分
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廬山
出來道你兩箇正在葛藤窠裏不見道欲得不招
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大衆據此三箇漢見解
若上衲僧秤子秤一箇重八兩一箇重半斤一箇
不直半分錢且道那箇不直半分錢良久云但願
春風齊著力一時吹入我門來

王常侍一日治事次米胡至侍乃舉筆示之米曰

還判得虛空麼侍乃擲下筆入宅更不相見米胡
致疑明日憑華嚴和尚置茶筵次設問昨日米胡
有何言句便不相見侍云師子敵人韓獪逐塊米
纔聞遽出朗笑曰我會也我會也侍云會卽不無
你試道看米云請常侍舉侍乃豎起一隻筋米云
遮野狐精侍云遮漢徹去也大瀉喆云米胡雖然
如是且只得一椀常侍云遮漢徹去大似看樓打
樓大瀉卽不然常侍雖是箇俗漢筆下有生殺之
權米胡是一方善知識要且出佗圈積不得當時

待佗擲下筆但向道我從來疑著遮漢

臨濟和尚在黃檗會裏因首座勉令問黃檗如何是佛法的大意檗遂與二十棒如是三次問每蒙賜棒乃告辭首座曰幸蒙慈悲令去問訊和尚三度發問三度喫棒自恨障緣不領深旨今且辭去座曰汝若去須辭和尚了行濟遂禮拜退座先到黃檗處白曰問話底後生甚是如法已後爲一株大樹蔭覆天下人去在若來辭和尚願垂提誨濟乃辭黃檗檗曰汝向高安灘頭大愚處去必爲

汝說濟到大愚愚問甚麼處來云黃檗來曰黃檗有何言句濟遂舉前話復問云不知過在甚處愚曰黃檗與麼老婆心爲汝得徹困更來遮裏問有過無過濟於言下大悟云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大愚扭住曰遮尿床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却言黃檗佛法無多子汝見箇甚麼道理速道速道濟於大愚肋下築三拳愚托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濟回黃檗檗見來乃曰遮漢來來去去有甚了期濟云只爲老婆心切遂舉前話檗曰遮大

正法眼藏 卷三
愚老漢饒舌作麼生得佗來云要佗來作麼禪曰
待佗來痛與一頓濟云說甚麼待佗來卽今便喫
隨後便掌黃檗曰遮風顛漢却來遮裏捋虎鬚濟
便喝禪曰侍者引遮風顛漢參堂去馮山問仰山
臨濟得大愚力得黃檗力仰山曰非但騎虎頭亦
解據虎尾

鹽官和尚問座主蘊何經論云華嚴經曰華嚴經
有幾種法界主云略而言之有四廣說則重重無
盡鹽官豎起拂子曰遮箇是第幾種法界中收主

良久官曰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日下孤燈
果然失照下去

妙喜曰兩段不同收歸上科

大梅和尚示衆云汝等諸人各自回心達本莫逐
其末但得其本其末自至若欲識本唯了自心此
心元是一切世間出世間法根本故心生種種法
生心滅種種法滅心且不附一切善惡而生萬法
本自如如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蒲花柳絮竹
針麻線

五祖演和尚示衆云每日起來拄却臨濟棒吹雲
門曲應趙州拍擔仰山歛驅瀉山牛耕白雲田七
八年來漸成家活更告諸公每人出一隻手相共
扶助唱歸田樂簾羹淡飯且恁麼過何也但願今
年蠶麥熟羅睺羅兒與一文僧問牛頭未見四祖
時如何曰頭上戴纍垂云見後如何曰青布遮前
云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嚙花獻曰富與貴是
人之所欲云見後爲甚麼百鳥不嚙花獻曰貧與
賤是人之所惡

古靈和尚行脚遇百丈開悟却回福州大中寺受
業師問曰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曰並無事業遂
遣執役一日因澡浴命靈去垢靈乃拊背曰好所
佛殿而佛不聖其師回首視之靈曰佛雖不聖且
能放光其師又一日在窻下看經蜂子投窻紙求
出靈覩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佗故紙驢
年去其師置經問曰汝行脚遇何人吾前後見汝
發言異常靈曰某甲蒙百丈和尚指箇歇處今欲
報慈德耳其師於是請爲說法靈乃舉唱百丈門

風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其師於言下感悟補遺置齊問曰文言補遺人言補遺世尊於涅槃會上以手摩胷告衆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時百萬億衆悉皆悟道雲峯悅云然膏肓之門不足以發藥雲峯今日且作死馬醫汝等諸人皮下有血麼雲門問臥龍明已底人還見有已麼龍曰不見有

已始明得已又問長連床上學得底是第幾機龍曰第二機門云作麼生是第一機龍曰緊峭草鞋妙喜曰騎賊馬趕賊隊借婆帔子拜婆年

終南山政禪師因唐文宗好嗜蛤蜊蚬沿海官吏遞進亦勞一日御廚中有擘不開者帝以爲異因焚香禱之乃開卽見菩薩形梵相具足帝遂貯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錦賜興善寺衆僧贍禮乃問羣臣此何祥瑞因詔師問師云臣聞物無虛應此乃啓陛下信心耳故契經云應以此身得度者卽現

正法眼藏 卷三之一
此身而爲說法帝云菩薩身已現且未聞說法師
云陛下觀此爲常耶非常耶信耶非信耶帝云希
奇之事朕深信焉師曰陛下已聞說法竟皇情大
悅得未曾有勅天下寺各立觀音像

汾陽昭和尚示衆曰凡一句語須具三玄門每一
玄門須具三要有照有用或先照後用或先用後
照或照用同時或照用不同時或先照後用且要
共汝商量先用後照汝也須是箇人始得照用同
時汝作麼生當抵照用不同時汝又作麼生湊泊

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曰掘地覓天云何得如此
曰不識幽玄又問如何是賓中賓曰合掌菴前問
世尊云如何是賓中主曰對面無儔侶云如何是
主中賓曰陣雲橫海上拔劍攪龍門云如何是主
中主曰三頭六臂擎天地忿怒那吒撲帝鍾

通禪師看楞伽經約千餘徧而不會三身四智禮
六祖求解其義祖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
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
本性別說三身卽各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

性卽名四智菩提聽吾偈曰自性具三身發明成
四智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吾今爲汝說諦信
永無迷莫學馳求者終日說菩提通曰四智之義
可得聞乎祖曰旣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邪若
離三身別談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卽此有智還
成無智復說偈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
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
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
興永處那伽定通禮謝以偈贊曰三身元我體四

智本心明身智融無礙應物任隨形起修皆妄動
守住匪真精妙旨因師曉終亡汚染名

臨濟和尚問龍光不展機鋒如何得勝龍光據坐
濟曰大善知識豈無方便龍光乃瞪目曰噯濟以
手指曰遮老漢今日敗闕也

妙喜曰可惜龍光放過遮漢雖然如是也須救
取臨濟老漢始得

保寧勇和尚示衆云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卽
頭角生大衆頭角生了也是牛是馬又頌雲門須

彌山云萬仞峯頭立大垂須臾眈眼落懸崖通身
不損毫毛者天上人間安敢理

五祖演和尚示衆云說佛說法拈椎豎拂白雲萬
里德山人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白雲萬里然後
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搥不得
也則白雲萬里忽有箇出來道長老你恁麼道也
則白雲萬里遮箇說話喚作矮子看戲隨人上下
三十年後一場好笑且道笑箇甚麼笑白雲萬里
僧問不昧當機請師直道曰捏聚放開又示衆云

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利劒擲虛空大棒打老
鼠

雲巖掃地次道吾云何得太區區生巖云須知有
不區區者吾云恁麼則有第二月也巖豎起掃帚
云遮箇是第幾月吾便休玄沙云我當時若見向
伊道正是第二月雲門云奴見婢殷勤真如云將
勤補拙此三句語一句可以定乾坤一句可以驗
衲僧一句可以接初機諸人還揀辨得麼若揀辨
得出許汝親見慧旡若辨不出莫道慧旡山勢險

正法明經 卷三之一
隔江遙望碧雲閑

洞山初和尚示衆云舉唱宗乘闡揚大教須得法
眼精明方能鑑辨縑素切緣真妄一源水乳同盟
到此難分洞山尋常以心中眼觀身外相觀之又
觀乃辨真僞若不如是何名善知識夫善知識者
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方名善知識卽今天下
那箇是真善知識諸禪德參得幾箇善知識來也
不是等閑直須參教徹觀教透千聖莫能證明方
顯大丈夫兒不見釋迦老子明星出時豁然大悟

與大地衆生同時成佛無前後際豈不暢哉雖然
如是若遇明眼衲僧也好劈脊便棒僧問維摩掌
擎四世界未審維摩身在甚麼處曰在闍梨後底
云爲甚在學人後底曰還我話頭來問絕點無蹤
時如何曰尖斗量不盡問如何是衲僧本分事曰
駱駝渡漢江問如何是親切一句曰達磨無當門
齒

德山到潯山挾褊子直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
西顧視云無無便出至門首却云也不得草草便

具威儀再入相見瀉山坐次德山提起坐具云和尚瀉山擬取拂子德山便喝拂袖而出背却法堂著草鞋便行瀉山至晚問首座適來新到在甚處首座云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瀉云此子已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菴呵佛罵祖去在

妙喜曰二尊宿恁麼相見每人失却一隻眼

妙喜示衆云古人道大智無分別大用無理事如月印千江似波隨衆水且那箇是無分別底大智那箇是無理事底大用莫是問一答十辭瀉懸河

是大智麼莫是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掀倒繩床喝散大衆攔腮贈掌拂袖便行擬議思量劈口便壅之類是大用麼若作遮般見解莫道我是衲僧便做他衲僧門下提破草鞋拏骨董袋底奴子也未得在善知識實悟實證而大法不明爲人時未免以自悟自證處指似人瞎却人眼況無悟證學語之流瞎人眼不在言也此事大難沒量大人到遮裏無插足處你小根無知魔子輩如何敢造次開大口你試靜處坐地微細揣摩你方寸裏還

正法眼藏 卷三之一
實到不疑之地也未若實未到我却賞你放得過
把得定不受人走作遮般底喚作地獄津十方施
主一粒米一莖菜將來供給你只要你道業成就
同趣佛乘求異世他生福報道業不明如何消得
你諸人決欲紹繼此箇門風直須心境一如方有
少分相應你莫見我說恁麼事便閉目藏睛做死
模樣硬差排心與境一如遮箇儘你伎倆如何差
排你要得真箇心境一如麼直須碎地折爨地斷
拈却髑髏裏作妄想底將第八識斷一刀自然不

著差排你不見巖頭和尚有言纔有所重便成窠
臼你諸人一生在叢林參尋此事無所得者不在
言也其間多有頭白齒黃坐在窠臼裏一生出頭
不得都不知非向古人言句上得些滋味者以奇
言妙句爲窠臼於經教中聲名句義上得滋味者
以經教爲窠臼於古人公案上得滋味者以古人
問答代語別語抑揚語褒貶語爲窠臼於心性上
得滋味者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爲窠臼於寂默
無言無說處得滋味者以閉目藏眼威音那畔坐

在黑山下鬼窟裏不動爲窠白於日用動轉施爲處得滋味者以揚眉瞬目舉覺提撕爲窠白謂法不在言語上不在情識上不在舉動施爲處錯認業識爲佛性於此得滋味者以擊石火閃電光爲窠白如上所說皆於得滋味處有所重若無大丈夫氣槩退步知非卽以所重處便作奇特想玄妙想安隱想究竟想解脫想作如是等想者佛出世亦不奈何教中謂之癡闇惑何以故爲你癡故執邪爲正爲你闇故墮在所重處不能動轉若於心

無所起於法無所著則無所重無所重則自然赤骨力地無欲無依於法自在你卽今便要恁麼相應亦不難但於心平等無所染著如何是染著作衆生想佛想世間想出世間想求出離想求佛智想皆名染著你但向欲起未起時猛著精彩一躍跳出來此心朗然獨脫纔覺恁麼便轉向上面去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得到恁麼田地亦不得采顧著若采顧著則有所重纔有所重此心卽滲漏矣只名滲漏心不名平等心謂平等者善與惡

等背與向等理與事等凡與聖等量與無量等體
與用等遮箇道理唯證者方知諸人若未證直須
證取證得了方得名爲真出家兒若心不證向心
外取證此名出家外道不堪爲種草此心廣大無
分劑無邊表塵沙諸佛成等正覺山河大地萬象
森羅皆不出此心此心能與一切安名立字一切
與伊安名立字不得故諸佛諸祖不得已隨你顛
倒著箇名字喚作真如佛性菩提涅槃強立種種
差別異號爲你衆生界中見解偏枯有種種差別

故立此差別名號令汝於差別處識取此無差別
底心非是此心有差別也所以僧問馬祖如何是
佛祖曰卽心是佛你若實證實悟有何差別你若
不悟求奇特解會不實證實悟不信此心決定是
佛只此卽心是佛便是差別因緣佛言欲以譬喻
而顯示終無有喻能喻此說箇廣大已是限量他
了也況以限量心欲入此廣大境界縱然入得如
持蠡酌海一蠡縱滿能得幾何然只遮蠡中之水
未入蠡時卽是無限量底水爲你境界只如此大

生滿足想故此無限量境界亦隨你器量滿足非
是大海水只有許多故佛有言譬如大海不讓小
流乃至蚊蚋及阿修羅飲其水者皆得充滿此水
喻心蚊蚋阿修羅喻大小差別此心體上本無若
干差別汝但不起諸見識取此心種種差別亦自
識得矣先聖尚不許執此心爲實心外更有什麼
實底物爲你作障礙我今拖泥帶水亦是不得已
爲提獎嬌兒撫憐愛子老婆心切故牽枝引蔓你
莫記我說底便以爲是今日恁麼說明日又却不

恁麼說你纔恁麼我却恁麼你不恁麼時我却
恁麼你向那頭尋我住處只我亦自不知住處佗
人又如何尋得遮箇是活底門戶死却見行方可
入作而今學人將少分精進禮佛持誦戒身口意
以爲資糧希求證取有什麼交涉大似癡人埋頭
向西走欲取東邊物轉走轉背轉急轉遲此是無
爲無漏無功用大法門若起纖毫取證心則背馳
矣如何欲憑些小有爲功行便擬希求所以古人
見得太近故云我坐地看你究竟取又云我立地看

正法明藏 卷三
你究取卽不曾教你起模畫樣積功累德希望成
道縱你希望得成纔成卽壞徒自疲勞你莫見恁
麼道了便撥無因果作地獄業以平常無事喚作
無佛法知見饑來喫飯困來卽眠以此爲無修證
以此爲無功用且莫錯會好荷擔此事也須是箇
渾剛打就生鐵鑄成底漢始得豈容你小根小器
造次承當不見臨濟三度問黃檗佛法的大意
三度被打後得大愚點破忽然大悟不覺失聲云
惡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云你適來覓有過無

過而今却言黃檗佛法無多子你見箇甚麼便恁
麼道臨濟於大愚肋下壓兩壓愚遂托開云汝師
黃檗非干吾事你諸人參禪還得恁麼也未雲菴
和尚頌云資糧更不着些些歧路年深恐轉賒直
下痛施三頓棒夜來依舊宿蘆花又頌臨濟悟旨
云便言黃檗無多法大丈夫豈自垂脇下兩拳
明有信不從黃檗付將來又端和尚頌云一拳拳
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
風流處也風流據遮兩箇老漢頌便可承嗣臨濟

山法明藏 卷三
作佗兒孫真不忝竊古來幸有恁麼體格如何略
不著些眼腦看是箇甚麼道理此事如青天白日
有甚麼遮障諸方有奇特差別海蟲兒禪曲曲折
折此語又是討佗那語又是識破遮語又是不上
佗鉤線不入佗圈攢遮語又是偏正回互遮語又
是尊堂有諱不敢當頭又有一種以楞嚴宗鏡龍
濟偈語所說眼見耳聞無非是心更非別法引通
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之類爲證
謂之根脚下事謂之基趾謂之綿密地你不妨會

得好若恁麼會豈不是認物爲心卽是你心又要
認他作麼又有一種將臨濟三玄雲門三句逐句
解說以傳燈廣燈祖師言句各分門類以一塵纔
起大地全收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師子現盡大
地是箇解脫門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若人識得
心大地無寸土山河大地明暗色空咸是妙明真
心中之類配爲體中玄函蓋乾坤句以三脚驢子
弄蹄行鋸解秤椎火裏螞螬吞大虫文殊起佛見
法見貶向二鐵圍山東山水上行北斗裏藏身凡

語言注解不得處便道蚊子上鐵牛無你下背處
如此之類謂之句中玄截斷衆流句如蹋著秤椎
硬似鐵蹋破草鞋赤脚走饑來喫飯困來打眠山
是山水是水行但行坐但坐大盡三十日小盡二
十九將如此之類謂之玄中玄隨波逐浪句豈不
見汾陽和尚頌云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
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此老子
明明爲你指出臨濟骨髓却來逐句下解注謂三
玄三要事難分是摠頌得意忘言道易親是體中

玄一句明明該萬象是句中玄重陽九日菊花新
是玄中玄此是前輩中負大名望有真實悟處而
大法不明無師承杜撰如此瞎衆生眼其餘裨販
之流不在言也想汾陽老人未肯點頭在分明向
你道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
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怎麼道了更將鉢盂
安柄莫道你負大名具大辯才有大智慧便是達
磨大師出來作遮般去就政好捉來活埋免致教
壞人家男女一盲引衆盲問著三要却注解不得

便將同德山托鉢巖頭末後句南泉斬猫兒百丈
野狐歸宗斬蛇大隋燒畬趙州勘婆子勘菴主睦
州擔板陳操尚書勘僧玄沙敢保老兄未徹在洞
山道卽太煞只道得八成達磨隻履西歸如此之
類皆謂之末後句便引洛浦云末後一句始到牢
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任從天下樂欣欣我獨不
肯謂之我爲法王於法自在任你學者遲盡神通
呈盡伎倆我只一向把住不許你謂之牢關直待
舉立僧住院密室口耳傳授如斯之類自毀正因

返行魔說又有一種道南泉斬猫兒百丈野狐歸
宗斬蛇大隋燒畬趙州勘婆子勘菴主之類謂之
建立門庭本無恁麼事貴要羅籠學者又有一種
以偏正回互爲宗旨如洞山與雲居過水次洞山
問水深多少云不濕山云龕人雲居却問水深多
少云不乾謂水諱濕而當頭道濕不能回互謂之
龕人雲居却云不濕是觸諱而不能回互洞山道
不乾乃有語中無語何謂有語不乾是何謂無語
不乾是不乾乃是濕是活語能回互不觸諱故也

正法眼藏 卷三之一
又以黑白圈兒作五位形相以全黑圈兒爲威音
那畔父母未生空劫已前混沌未分事謂之正位
以二分黑一分白圈兒爲正中偏却來白處說黑
底又不得犯著黑字犯著黑字卽觸諱矣更引洞
山頌云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謂能回互只言
三更三更是黑初夜是黑月明前是黑不言黑而
言三更初夜月明前是能回互不觸諱以兩分白
一分黑圈兒爲偏中正却來黑處說白底而不得
犯白底消息云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不言明

與白而言失曉與古鏡是能回互明與白字而不
觸諱蓋失曉是暗中之明古鏡亦是暗中之明老
婆頭白不說白而言老婆白在其中矣能回互白
字故也又說正中來頌云正中來無中有路隔塵
埃或云出塵埃謂凡有言句皆無中唱出便自挾
妙了也無不從正位中來或明或暗或至或到皆
妙挾通宗凡一位皆具此五事如掌之五指無少
無剩兼中至謂兼黑兼白兼偏兼正而至何謂至
如人歸家未到而至別業乃在途爲人邊事亦能

正法眼藏 卷三
回互妙在體前兼中到謂兼前四位皆挾妙而歸
正位謂之折合歸來矣裏坐亦是說黑處而回互
黑字不道黑而言矣或者又謂曹山有言正位者
卽空界也一向無物偏位者卽色界也內有種種
諸雜萬像兼中至者捨事入理正中來者背理就
事兼帶者卽冥應衆緣不隨諸有非染非淨無正
無偏故云虛玄要道無著真宗從上先德推此一
位最妙最玄須是審詳辨明當體又說五位皆三
字成句偏正上下回互而不犯中中卽正位也說

理說事教有明文教外單傳直指之道果如是否
若果如是討甚好曹山邪又引浮山作大陽真讚
曰黑狗爛銀蹄自注云此語正位中有偏位黑狗
是正位爛銀蹄是偏位白象崑崙騎自注云此語
偏位中有正位於斯二無礙自注云此語不墮有
無二邊所以洞山云不落有無誰敢和木馬火中
嘶自注云妙挾然雖妙挾而虛玄唱道也似遮般
說話須教你燒頂煉臂發誓願不得妄傳然後分
付亦謂之末後句師舉了遂彈指云好掩彩底禪

若是皮下有點血底還肯喫遮茶飯麼我且問你
臘月三十日四大相將解散平昔記持學得底還
回互得麼回互時還著意也無當恁麼時心識已
昏如何回互既回互不得定撞入驢胎馬腹中隨
業受報當此之時欲觸諱作僦人亦不可得況能
敵佗生死邪又有商量洞山示衆云向時作麼生
奉時作麼生功時作麼生其功時作麼生功功時
作麼生時有僧問如何是向山云喫飯時作麼生
如何是奉云背時作麼生如何是功云放下鉏頭

時作麼生如何是其功云不得色如何是功功云
不共向時作麼生謂趣向此事答曰喫飯時作麼
生謂此事不可喫飯時無功勲而有間斷也奉時
作麼生奉乃承奉也如人奉尊長先致敬而後承
奉向乃功勲之所立纔向卽有承奉之義答曰背
時作麼生謂此事無間斷奉時既爾而背時亦然
言背卽奉之義蓋奉背皆功勲也功時作麼生功
卽用也答曰放下鉏頭時作麼生把鉏頭是用放
下鉏頭是無用洞山之意謂用與無用皆功勲也

亦是無間斷之義共功時作麼生謂法與境敵答
曰不得色乃法與境不得成一色正用時是顯箇
無用底無用卽用也若作一色卽是十成死語洞
山宗旨語忌十成故曰不得色乃活語也功功時
作麼生謂法與境皆空謂之無功用大解脫故曰
不共乃無法可共不共之義全歸功勳邊如法界
事事無礙是也你面前無我我面前無你所以夾
山道此間無老僧目前無闍梨是也如此之說皆
趣向承奉於日用四威儀內成就世出世間無不

周旋謂之功勳五位你道他古人意果如是乎若
只如此有甚奇特只是口傳心授底葛藤旣不如
是且古人意畢竟作麼生妙喜爲你下箇注脚也
要諸方檢點不見汾陽道面目見在一任揀取故
淨名云但除其病而不除法又首楞嚴云汝以緣
心聽法此法亦緣古人一言半句雖是垂慈皆在
未局已前著到如三玄三要四種料揀十智同真
亦是遮箇道理妙喜恁麼說不是貶剝諸方且要
箇中人辨明縑素而已又有一種也不在言語上

正法眼藏 卷三之一
也不在古人公按上也不在心性上也不在玄妙
上也不在有無得失邊如火相似觸著便燒非離
真而立處立處卽真信手拈來超今越古一句來
一句去未後多一句便是得便宜似遮般底只是
弄箇業識癡團便謂無因果無報應亦無人亦無
佛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姪無妨般若如此
之流正是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身中肉永嘉所
謂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是也有一種
商量古人公按謂之針線工夫又謂之郎君子弟

禪如商量女子出定語云文殊是七佛之師爲甚
麼由女子定不得云文殊與女子無緣罔明是初
地菩薩爲甚麼出得女子定云與女子有緣下語
云竟有頭債有主又有商量道文殊不合有心所
以出不得罔明無意所以出得下語云有心用處
還應錯無意求時却宛然又有商量道文殊爲甚
麼由女子定不得杓柄在女子手裏罔明爲甚麼
出得如蟲禦木又云因風吹火又云爭奈女子何
邪解甚者至於作入定勢又作出定勢推一推彈

指一下哭蒼天數聲伏惟尚饗拂袖之類冷地看
來慙惶殺人又芭蕉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
子你無拄杖子我奪你却你拄杖子商量云你若是
遮般人我與你說遮般話謂之與你拄杖子你不
是遮般人我當面換却你眼睛謂之奪你却你拄杖
子下語云量才補職又云看樓打樓又有商量道
有無與奪是擒縱學者似恁見解如麻似衆如上
所說皆口傳心授露布葛藤印板上打來模子裏
脫出非唯自謗亦乃謗他古人此是諸方學得底

海螵兒禪諸上座還信得及麼不見道垂慈則有
法無法不垂慈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我遮裏
是海蚌禪開口便見心肝五臟差珍異寶都在面
前閉却口時何處覓伊縫罅不是強爲法本如是
諸上座光陰可惜各各趣色力強健猛著精神了
取莫愛佗奇特奇特處賺悞人雜毒在心識裏佗
時後日莫道得力只死時也死得不瞥脫更說甚
麼敵佗生死世間無明煩惱却有有限量一念識破
則當體寂滅惡知惡見法塵煩惱無限量能障道

正法眼藏 卷三之一
眼使得你心識晝夜不停謗佛法僧造地獄業雖
是善因返招惡果果有智慧大丈夫漢方識得破
不被他作惱不見雲門大師有言盡乾坤一時將
來著你眼睫上你諸人聞恁麼道不敢望你出來
性燥把老僧打一捆且緩緩子細看是有是無是
箇甚麼道理直饒你向遮裏明得若向衲僧門下
好惟脚折若是箇人聞說道甚麼處有老宿出世
便好驀面唾汚我耳目你若不是箇手脚纔聞人
舉便承當得早落第二諦豈不見羅山和尚有言

玄門無法不立紀綱若欲討尋聲前看取諸佛子
真心無定真智無邊我若縱遮兩片皮後今日說
到盡未來際鉤鎖連環相續不斷亦不借他人氣
力此是人人分上各自具足底事添些子不得減
些子不得佛祖得之喚作大解脫法門衆生失之
喚作塵勞煩惱然得亦不曾得失亦不曾失得失
在人不在法故祖師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
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見前莫
存順逆你禪和家箇箇念得還曾略著意理會麼

正法明藏
祖師安箇名字謂之信心銘只要諸人信此廣大
寂滅妙心決定不從人得故中間有言一心不生
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逐能
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又云大道體寬無易無難
又云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你
但信此一心之法不可取不可捨便好向遮裏放
身命若放不得是你根性遲鈍臘月三十日不要
錯怪老漢時熱久立喝一喝下座

正法眼藏卷三之下

終



